



續高僧傳卷第三十六



唐釋道宣撰

感通篇下

正傳四十五人
附見二人

隋京師大興善寺釋道密傳一

京師經藏寺釋智隱傳二

中天竺國沙門闍提斯那傳三

京師勝光寺釋明誕傳四

京師大興善寺釋明璨傳五

京師大興善寺釋慧重傳六

京師勝光寺釋寶積傳七

京師仁法寺釋道端傳八

京師勝光寺釋道粲傳九

京師大興善寺釋明芬傳十

京師大興善寺釋僧蓋傳十一

京師日嚴寺釋曇瑋傳十二

京師隋法寺釋道貴傳十三

京師玄法寺釋道順傳十四

京師沙門寺釋法顯傳十五

京師大興善寺釋僧世傳十六

京師靜覺寺釋法周傳十七

景暉

京師延興寺釋慧誕傳十八

京師大興善寺釋智光傳十九

京師弘善寺釋智教傳二十

京師沙門釋圓超傳二十一

京師光明寺釋慧藏傳二十二

法順

京師大興善寺釋寶憲傳二十三

京師勝光寺釋法朗傳二十四

京師真寂寺釋曇遂傳二十五

京師大興善寺釋曇觀傳二十六

京師延興寺釋靈遠傳二十七

京師大興善寺釋僧昕傳二十八

京師空觀寺釋玄鏡傳二十九

京師弘濟寺釋智揆傳三十

京師勝光寺釋僧範傳三十一

京師淨影寺釋寶安傳三十二

京師仁覺寺釋寶巖傳三十三

京師無漏寺釋明馭傳三十四

京師大興善寺釋道生傳三十五

京師勝光寺釋法性傳三十六

京師沙門釋辯寂傳三十七

京師大興善寺釋靜凝傳三十八

京師揚化寺釋法楷傳三十九

京師轉輪寺釋智能傳四十

京師真寂寺釋曇良傳四十一

京師沙門釋道嵩傳四十二

京師靜法寺釋智疑傳四十三

京師淨影寺釋道顏傳四十四

京師淨影寺釋淨辯傳四十五

釋道密姓周氏相州人初投耶舍三藏師習方藝又

從鄴下博聽大乘神思既開理致通行至於西梵文

言繼迹前列異術勝能聞諸齊世隋運興法翻譯爲
初敕召入京任大興善寺師資道成復弘梵語因循
法本留意傳持會仁壽塔興銓衡德望尋下敕召送
舍利于同州大興國寺寺卽文帝所生之地其處本
基般若尼寺也帝以後魏大統七年六月十三日生
於此寺中于時赤光照室流溢外戶紫氣滿庭狀如
樓閣色染人衣內外驚禁妳母以時炎熱就而扇之
寒甚幾絕困不能啼有神尼者名曰智仙河東蒲坂
劉氏女也少出家有戒行和尚失之恐其墮井見在
佛屋儼然坐定時年七歲遂以禪觀爲業及帝誕日
無因而至語太祖曰兒天佛所祐勿憂也尼遂名帝
爲那羅延言如金剛不可壞也又曰此兒來處異倫
俗家穢雜自爲養之太祖乃割宅爲寺內通小門以
兒委尼不敢名問後皇妣來抱忽見化而爲龍驚惶
墮地尼曰何因妄觸我兒遂令晚得天下及年七歲
告帝曰兒當大貴從東國來佛法當滅由兒興之而
尼沉靜寡言時道成敗吉凶莫不符驗初在寺養帝
年至十三方始還家積三十餘歲略不出門及周滅
二教尼隱皇家內著法衣戒行不改帝後果自山東
入爲天子重興佛法皆如尼言及登位後每顧群臣

追念阿闍黎以爲口實又云我興由佛法而好食麻
豆前身以從道人裏來由小時在寺至今樂聞鐘聲
乃命史官王劭爲尼作傳其龍潛所經四十五州皆
悉同時爲大興國寺因改般若爲其一焉仁壽元年
帝及后官同感舍利並放光明砧鎚試之宛然無損
遂散於州郡前後建塔百有餘所隨有塔下皆圖神
尼多有靈相故其銘云維年月菩薩戒佛弟子大隋
皇帝堅敬白十方三世一切三寶弟子蒙三寶福祐
爲蒼生君父思與民庶共建菩提今故分布舍利諸
州供養欲使普修善業同登妙果仍爲弟子法界幽
顯三塗八難懺悔行道奉請十方常住三寶願起慈
悲受弟子等請降赴道場證明弟子爲諸衆生發露
懺悔文多不載密以洽聞之譽送此寺中初下塔時
一院之內光明充塞黃白相間兼赤斑氣旋遶朗徹
久而乃滅道俗內外咸同一見寺有四門門立一碑
殿塔廊廡及以生地莊嚴綺麗晃發城色仁壽之末
又敕送于鄂州黃鵠山晉安寺掘基至水獲金像一
軀高尺許儀制特異正下塔時野鳥群飛旋遶塔上
事了便散又見金花三枚騰空久之下沒基內又放
螢光後遂廣大遶塔三匝寺本高顯素無泉水須便

撰述
續高僧傳卷三十一
下汲一夕之間去塔五步飛泉自涌有同浪井廣如
王劭所紀及大業伊始徙治雒陽上林園中置翻經
館因以傳譯遂卒於彼所出諸經如費氏錄

釋智隱姓李氏貝州人卽華嚴藏公之弟子也自少
及長遵弘道義慧解所傳受無再請而神氣俊卓雅
尚清虛時復談吐聽者忘倦開皇七年敕召大德與
藏入京任大興善通練智論阿毘曇心及金剛般若
論明其窟穴至十六年以解兼倫例須有紹隆下敕
補充講論衆主於經藏寺還揚前部仁壽創福敕送
舍利于益州之法聚寺寺卽蜀王秀之所造也道適
印蜀開化彌昌傾其金貝尋卽成就晚又奉送置塔
莘州天雨異花人得半合又放紫光變爲五色盲者
來懺歛獲雙目捨杖而歸風癱等病其例皆爾及將
下瘞天雨銀花放白色光前後非一正入塔時感五
色雲下覆函上重圓如蓋大鳥六頭旋遶雲間閉訖
俱散隱以事聞帝大悅付於著作卒於京室

闍提斯那任中天竺摩竭提國學兼羣藏藝術異能
通練於世以本國忽然大地震裂所開之處極深無
底於其岸側獲一石碑文云東方震旦國名大隋城
名大興王名堅意建立三寶起舍利塔彼國君臣欣

感嘉瑞相慶希有乃慕道俗五十餘人尋斯靈相初發祖送並出王府路逢賊掠所遺蕩盡唯餘數人逃竄達此以仁壽二年至仁壽宮計初地裂獲碑之時卽此土開皇十四年也行途九載方達東夏正逢天子感得舍利諸州起塔天祥下降地瑞上騰前後靈感將有百數闔國稱慶佛法再隆有司以事奏聞帝以事符大夏陳迹東華美其遠度疑是登聖引入大寶殿躬屈四指顧問羣僚解朕意不僉皆莫委因問斯那又解意不答曰檀越意謂貧道爲第四果人耶實非是也帝甚異之乃置于別館供給華膳夫以酒

醪和麩擬爲麩調候時不起因以問那答曰此不合食使用水溲煮之與常醪者不異上問今造靈塔遍於諸州曹陝二州特多祥瑞誰所致耶答曰陝州現樹地藏菩薩曹州光華虛空藏也又問天華何似答曰似薄雲母或飛不委地雖委地而光明奇勝帝密以好雲母及所獻天華各一箱用示諸人無有別者恰以問那那識天華而退雲母及獻后云崩空發樂音并感異香具以問由答曰西方淨土名阿彌陀皇后往生故致諸天迎彼生也帝奇其識鑒賜綿絹二千餘段辭而不受因強之乃用散諸福地見感

應傳

釋明誕姓史衛州汲人律儀行務履顧前賢通十地地持赴機講解攝大乘論彌見弘演後入京任勝光寺溫柔敦厚性無迫暴有敕召送舍利于襄州上鳳林寺基址梁代彫飾隋初顯敞高林跨谷連院松竹交映泉石相喧邑室相望索然閑舉有遊覽者皆忘返焉文帝龍潛之日因往禮拜乞願弘護及踐寶位追惟往福歲常就寺廣設供養仍又改爲大興國寺及誕之至彼安厝塔基寺之東院鑿地數尺獲瑠璃瓶內有舍利八枚聚散呈祥形質不定或現全碎顯發神奇卽與令送同處起塔又下穿掘得石銘云大同三十六年已後開仁壽之化依檢梁曆有號大同至今歲紀髣髴符會誕欣感嘉瑞乃表奏聞寺有金像一軀舉高丈六面部圓滿相儀充備于時堂內衆鳥無敢踐足庭前樹碑庾信文蕭雲書世稱冠絕誕歷覽徽猷講授相接終于本寺

釋明璨姓韋莒州沂水人十歲出家二十受具中途尋閱備通經史稟性調柔初不陳怒未及三夏頻揚成論及涅槃經值廢教隱淪避世林澤還資故業重研幽極周宣創開陟岵慧遠率侶登之璨時投足歸師諸部未久深悟遂演於世講徒百數心計明白開

隱析疑善通問難精慮勃興未曾沉息加又福德所
被聞見欣然敕召入京任大興善仁壽初歲召送舍
利于蔣州之栖霞寺今之攝山寺也本基靈異前傳
具詳而璨情存傳法所在追訪乃於江表獲經一百
餘卷並是前錄所遺及諸闕本隨得施利處處傳寫
末又任大禪定寺弘法爲務春秋良序頻往藍田登
山臨水欣其得性唐初卒也

釋慧重姓郭雍州人志幹威稜不怯邪障鬼神林屋
聞有栖止無往不降淨持戒地明解攝論履遊名教
清迥不羣任大興善博綜機要榮達敘顧辯章言令

寫送有法仁壽置塔敕召送舍利于泰山之岱岳寺
初至放光乃至入塔相續流照岳上白氣三道下流
至于基所岳神廟門無故自開如是者三識者以爲
神靈歸敬故也四年建塔又送于隆州禪寂寺初至
設齋忽有野鹿從南山下度嘉陵江直趣塔所人以
手摩自然依附乃至下訖其鹿方去夜放大光在佛
堂上燄高數丈青赤流集衆人同見三日打刹合州
喜捨紫雲覆塔雨金銀華遍於城邑其收得者乃有
五色相鏤又獲舍利五枚於天華上浮泛旋轉合散
隨心州內修梵寺先爲文帝造塔有一分舍利欲與

今塔同日下基其夜兩塔雙放光明朗照幽顯至曉方滅同覩此瑞無數千人將下之晨又雨銀華變轉非一重還京室改革前度專修禪悔晝夜十有二時禮五十三佛餘則跏坐正念畢世終業

釋寶積姓朱冀州條人割略愛網訪道爲任浮遊靡定不存住止齊亡法毀潛隱太山迴互魯兗乃經年稔開皇十四年隋高東巡候駕請謁一見便悅下敕入京住勝光寺講揚智論及攝大乘而體量虛廓不計仇隙曾有屏毀達其耳者解衣遺之曰卿見吾過真吾師友仁壽初年敕送舍利於華岳思覺寺寺卽左僕射楊素之所立也初下之晨雲垂四布雪滿山邑天地奄闇逼目無見及期當午忽爾天清日朗現五色雲於塔基上去地五丈圓如輪蓋遙有見者望其蓋上赤光赫奕團團直上遠連天際暨于覆了雲合光收還如晨旦積後卒於京室

釋道端潞州人出家受具聽覽律藏至於重輕開制銓定綱猷雅爲宗匠晚入京都住仁法寺講散毗尼神用無歇時程俊舉後學欽之加復體尚方言梵文書語披葉洞識了其深趣勤心護法匡攝有功仁壽中年敕送舍利于本州梵境寺初入州界山多無水

忽有神泉涌頂流者非一舊痾風痼飲無不愈別有一泉病飲尋差若咽酒肉必重發動審量持戒永除休健端以事聞後還京寺常樂弘演終于本寺

釋道璨恒州人慧學如神鑽義構論華嚴十地深疑伏旨解其由緒志尚幽靜不務奢率重義輕財自小之大後入關輦便任勝光訪道求賢栖遑靡託仁壽起塔敕召送舍利于許州辯行寺初至塔寺堂中佛像素無靈異忽放大光通屬院宇舍利上踊金瓶之表又放光明遶瓶旋轉既屬炎熱將入塔時感雲承日覆訖方滅又於塔側造池供養因獲古井水深且清輕爽甜美舉州齊調一從此井而無竭濁莫不嗟歎璨後不測其終

釋明芬相州人齊三藏耶舍之神足也通解方俗妙識梵言傳度幽旨莫匪喉舌開皇之譯下敕追延令與梵僧對傳法本而意專檢失好任空閑味詠十地言輒引據問論清巧通滯罕倫仁壽下敕令置塔于慈州之石窟寺寺卽齊文宣之所立也大窟像背文宣陵藏中諸彫刻駭動人鬼芬引舍利去州三十許里白雲鬱起從寺至輦長引不絕耿耿橫空中有天仙飛騰往返竟日方滅明旦將曉還有白雲長引來

迎雲中天仙如昨無異人衆同見傾目叵論識者以爲石窟之與鼓山連接密邇竹林仙聖響應之乎卽至山塔東面有泉自生飲皆病愈芬後卒于興善所著衆經如費氏錄

釋僧蓋恒州人曾遊太原專聽涅槃晚至洛下還綜前業蓋聞經陳念慧攝慮爲先遂廢聽業專思定學陶思旣久彌呈心過遂終斯習後入京師周訪禪侶任大興善垂帷斂足不務世談近局異乘畧不霑口吐言清遠渺不高之仁壽二年敕送舍利于滄州四年又敕送于浙州之法相寺初營石函本唯青色及磨治了變爲鮮錦布彩鋪螺又見僧形但有半身及曉往觀僧變爲佛光燄神儀都皆明著又現三字云人王子也佛前又現雄雞之像冠尾圓具或現仙鳳天人諸相甚衆南鄉縣民多業屠獵因瑞發心受戒永斷後於他日有採柴者於法相寺南見有樸樹乃生奇異果僅有百顆其色紅赤如蓮欲開折取二枚來用供塔官庶道俗千有餘人同往折取味如蒲桃并果表奏帝驚訝其瑞蓋後任禪定寺唐初卽卒年九十餘矣

釋曇瑒江都人少學成實兼諸經論涅槃小品包蘊

心目雖講道時缺而以慧解馳名每往法筵亟陳論
決徵據文旨學者憚焉常讀諸經盈箱滿案記注幽
隱追問耆老皆揖其精府反啓其志楷乃爲斟酌通
問槩梗自江左右歷覽多年傳譽不爽實鍾華望煬
帝昔爲晉王造寺京室諸方搜選延楷入任內史令
蕭琮合門昆季祖尋義學屈禮歸心奉以家僧攜現
大小常處第內晨夕歡娛講論正理惟其開悟仁壽
之末敕送舍利于熙州環公山山谷寺古傳云昔有
齊人郭智辯數遊環山之陽世俗重之因以名焉此
寺卽蕭齊高帝之所立也林崖重映松竹交叅前帶
環川北背峻嶺江流縈繞實爲清勝楷巡此地構塔
焉初正月內當擬基處屢放金光如一疋許十餘日
中然後方息舍利恰到如卽置基先不相謀若同合
契皆大慶也又初到治天本亢陽人物焦渴夜降大
雨高下皆足無不賴幸又放赤光流燭如火行道七
夕又放大光被諸山世五千餘人蒙斯瑞及懺罪營
福不可勝言晚承故業迄于隋運後任弘善以疾而
終春秋八十有三武德初矣

公合師十師代會

釋道貴并州人華嚴爲業詞義性度寬雅爲能而於
經中深意每發精彩有譽當時加以閑居放志不涉

煩擾市肆俳優未曾遊目名利貴賤故自絕言精潔
守素清貞士也晚在京師任隨法寺擁其道德閉守
形心及建塔之初下敕流問令送舍利于德州會通
寺至治之日放赤光明如大甕許久之方滅有一婦
人蹙疾多載聞舍利至昇來塔所苦心發願乞蒙杖
步依言立愈疾走而歸將下塔時忽有大鳥十二形
相希世不識名目次第行列旋遶空中正當塔上覆
訖方逝貴後鎮業京輦不測其終

釋道順貝州人習學涅槃文疏精覈志勤策立堪勝
艱苦常樂弘法於囹圄中無緣拘繫假訴良善文書
既効方便雪他投身桎梏情志欣泰監獄者愍斯厄
苦將欲解免方取經疏鋪舒詳讀旁爲囚隸說法勸
化事本無蹤還蒙放釋出獄之日猶恨太早有問其
故答曰吾聞諸聖地獄化生雖不逮彼且事微轍開
皇隆法杖步入關採訪經術任玄法寺及後造塔敕
召送于宋州初到宋城市中古井由來鹹苦水色又
赤無敢嘗者及舍利至色忽變白味如甜蜜至造塔
所初放赤光又放白光通照寺內七日辰時天雨白
華如雪下落紛紛滿空及下塔時白鶴九頭飛翔塔
上下函旣了方乃北逝順後還京遊尋行業唐運初

興巡栖山世年既遲暮欲事終心行至霸川驪山南足遇見古寺龕窟崩壞形像縱橫卽往修理先有王護乃具表請武皇特聽遂得安復今之津梁寺是也僕射蕭瑀爲大檀越福事所資咸從宋國僧衆濟濟有倫理焉順後卒於任寺春秋八十餘矣

釋法顯雍州扶風人厥姓甯氏生平志尚禪寂爲宗文字紙筆性不遊履沉默寡欲不爲世累其師法開定門幽祕殆是不測元魏之末任京兆王寺與實禪師齊駕朝野兼以簡約清素華貴傾屬顯遇斯明匠承奉累年傳習師宗頗接徽緒任日嚴寺仁壽末歲置塔隴州下敕令送顯發自帝京奉輦至彼藥王寺內然寺去州一十餘里褊狹斜仄殊非形望乃移近州北三王山下背崖臨水高勝博敞仍構大塔放大光明闔境同觀欣其罪滅顯因其所利卽而利之廣說法要傾其心惱當斯一會榮歎成誼晚還入京聚徒綜業每年歲首受具者多顯爲開發戒緣鼓行壇懺引聚清衆卽而惠之後終時也將八十矣

釋僧世青州人負裘問道無擇夷險觀其途李畧周方岳而雄氣所指鋒刃當時談論是長偏愛喉舌豐詞疊難名聞齊魯開皇入京任興善寺長遊講會必

存論決仁壽下敕召送舍利于萊州之弘藏寺四年
又敕送密州茂勝寺行達青州停道藏寺夜放赤光
從房而出直指東南爾夜密州城內又見光明從西
北來相如火炬叢焰非一遶城內外朗徹如日預有
目者無不同覩後及勘究方知先告既至治所兩夜
放光如前遶城朗徹無異及至舉瓶欲示大衆忽然
不見後至寺塔復放大光通照寺宇行道初日打刹
教化舍利二粒見于瓶內及造石函忽變爲金如棗
如豆間錯函底餘處並變爲青瑠璃因具圖表帝大
悅世後還京不久尋卒

釋法周不知何許人狀相長偉言晤高大涅槃攝論
是所留神稠會勝集每預登踐身相孤拔多或顧問
由是振名者復繫於德矣初任曲池之靜覺寺林竹
叢萃蓮沼盤遊縱達一方用爲自得京華時偶形相
義學如周者可有十人同氣相求數來歡聚偃仰茂
林賦詠風月時卽號之爲曲池十智也仁壽建塔下
敕送舍利于韓州修寂寺初造石函忽有一鴿飛入
函內自然馴狎經久乃去寺有塼塔四枚形狀高偉
各有四塔鎮以角隅青瓷作之上圖本事舍利到夜
各放光明如燄上衝四方衆生一時同見數數放光

至于未入空中如絳長三丈許諸佛聖僧衆相非一
皆列其中周後復任大禪定寺唐暹初基爲僧景暉
於仁壽坊置勝業寺召周經始敕知寺任又改坊名
還符寺號初暉同諸僧侶住在長安晚又變改常度
形同俗服栖泊寺宇不捨戒業言語隱伏時符識記
高祖昔任岐州登有前誠旣承大寶追憶往言圖像
立廟爰彰徽號自周積年處任不事奢華房宇趣充
僧事僅足貞觀之始以疾而終春秋八十餘矣

釋慧誕雍州人學究涅槃及通攝論每登講席有名
京室卽曇延法師之學士也任延興寺仁壽下敕召
起塔于杭州天竺寺住在靈隱山林石岑竦實來仙
聖初構塔基多逢伏石掘得一所是古石函傍推其
際眇不可測因用令造置古函中大小和可宛如昔
契誕還本寺講授尋常雖非卓犖亦例能色貞觀初
年卒于本寺七十餘矣臨終清言安話悖色無異顧
諸法屬深累任持通告好任怡然神逝

釋智光江州人居論師之學士也少聽攝論大成其
器言論清華聲勢明穆志度輕捷鮮忤言諍謙牧推
下爲時所重開皇十年敕召居公相從入京任大興
善寺仁壽創塔召送循州途經許部行出城南人衆

同送舍利於輦忽放光明高出丈餘傾衆榮慶比至
番州寄停寺內其夜銅鐘喙喙自鳴連宵至旦驚駭
人畜及至食時其聲乃止既達循州道場塔寺當下
舍利天降甘露塔邊樹上色類凝酥光白曜日光還
京室以法自娛頻開攝論有名秦壤晚厭談說歸靜
林泉尋還廬阜屏絕人事安禪自節卒于山舍

釋智教雍州人習誦衆經意存禪觀晝則尋讀夜便
坐默蕭散無爲不存世累任弘善寺閑居綜業仁壽
中年起塔于秦州之永寧寺下敕令送既至塔所夜
逢布薩異香如霧屯結入門合衆同怪欣所聞見又
於塔上剎柱之前見大人跡長尺二寸踏深二分十
指螺文圓相周備推無蹤緒蓋神瑞也又降異雲屯
聚塔上又雨天華狀如金寶又聞空中讚歎佛聲官
民道俗相慶騰踊教還本寺綜業終年

釋圓超觀州阜城人十地涅槃是其經略言行所表
必詢猷焉晚任京寺策名臺省仁壽歲下敕造塔於
廣州化城寺初達州西四十餘里道俗導引競列長
旛南風勁利樹林北靡唯有旛脚南北相分雖爲風
吹都不移亂及初行道設二佛盤忽有蜻蛉二枚各
在盤上相當而住形極麤大長五寸許色麗青綠大

如人指七日相續如前停住行道既散欻然飛去比後下塔還復飛來填埋都了絕而不見當下正中塔基上空五色慶雲狀如傘蓋方直齊正如人所爲雲下見一白鶴翔飛旋轉事了俱散超還京室不測其終

釋慧藏冀州人初學涅槃後專講解禁守貪競絕迹譏嫌安詳詞令不形顏色入京訪道住光明寺仁壽中年敕召置塔于觀州初至塔所行道設齋當其塔上景雲出見彩含五色有若華蓋綺繡錦績無以加焉從午至酉方始隱滅又延興寺僧法順者聽習涅槃

善守根禁退讓自節負德無傲敕任江州廬山東林寺置舍利塔初至其地耕者見光尋而掘之獲金銅彌勒像一軀形質瓌異卽而供養並不測其終釋寶憲鄭州人寶鎮律師之學士也童稚依止卽奉科條審量觀能具承大法受具之日但奉文言至於行模並先具委有師資焉有弘業焉開皇之始與鎮同來任大興善威儀調順言無涉俗仁壽奉敕置塔洪州卽豫章之故地初向彼州路由江阻旣失正溜泥濘不通人力殆盡無前進理程期又逼道俗惶懼憲乃憑心舍利請垂通涉忽降白鳥船前緩飛乍來

撰述
乍去如有引導卽遣隨逐遂逢水脉通夕汎舟安達
無障憲還京室尋事卒世

釋法朗蒲州人學涉三藏偏鏡毘尼開剖篇聚不阻
名聞加復器用平直無受輕陵決斷剛正未私強禦
後任勝光披究律典經其房戶莫不懍然仁壽二年
敕召送舍利於陝州大興國寺寺卽皇考武元本生
處也故置寺建塔仰謝昔緣初達州境大通善法演
業三寺夜各放光不知何來而通照寺內朗徹無障
善法寺中見三華樹形色分明四月二日靈勝寺中
夜忽放光五色彩雲合成一蓋通變爲紫比靈輦入

城雲蓋方散又有五色彩雲從乾巽二處纏糺而來
至於塔上相合而住及掘塔基下深五尺獲一異鳥
狀如鸚鵡色甚青黃巡行基址人捉無畏唯食黃華
三日而歿又青石爲函忽生光影表裏洞徹現諸靈
異東西兩面俱現雙樹樹下悉有水紋生焉函內西
面現二菩薩南邊金色北邊銀色相對而立又一菩
薩坐華臺上各長一尺並放紅紫光明函內南面現
神尼像合掌向西函脣西面又見卧佛右脅而偃首
北面西函外東面雙樹間現前死鳥傾卧須臾起立
鳥上有三金華其鳥西南而行至卧佛下住立不動

凡此光相從已至未形狀儼然命人圖寫上紙素訖方漸歇滅及將下日忽然雲起如烟如霧團圓翳日又如車輪雲色條別又如車輻輪輻雲色皆如紅紫人皆仰視其相歎怪希遇藏瘞既了天還明淨失雲所在當斯時也寺院墻外咸見旛蓋圍遶謂言他處助來供養事了追問一無蹤緒朗慶斯神瑞登卽奏聞晚還京師以疾而卒

釋曇遂雍州人初學大論後味唯識研精攝論選其幽理每言三界虛妄但是一心追求外境未悟難息故得名稱高遠有通美焉然復慎守根門勤修戒檢住真寂寺掩關勵業仁壽中年下敕送舍利于晉州法吼寺初停公館放大光明照精舍門朗如金色又放黃白二光從道場出久久乃滅又從舍利舉所至於塔基而放瑞光三道虹飛色如朝霞耿然空望下塔之日又放光明隱顯時現大都爲言七日之內瑞靈雜沓相仍不絕還京服業迄于唐運八十餘卒矣釋曇觀莒州人七歲出家慕欣法宇及進具後尋討義門偏宗成實祛析玄滯後以慧解亂神本也乃返駕澄源攝慮巖壑十六特勝彌所留心神呪廣被銷殄邪障高聞周遠及於天闕開皇之始下敕徵召延

入京室任大興善供事隆厚日問起居屢止紫庭坐以華褥帝親供待欽德受法觀寬懷敦裕言無浮侈深得法忍苦樂虚心故使名利日增而素氣常在所獲信施並入僧中房宇索然衣鉢而已時俗流湏之夫雅尚之也仁壽中歲奉敕送舍利於本州定林寺初停公館卽放大光掘基八尺獲銅浮圖一枚平頂圓基兩戶相對制同神造彫鏤駭人乃用盛舍利安甌置內恰得相容州民禽巨海者患瘧六年聞舍利至自書請瑞見本一粒分爲三分色如黃金乍沉乍舉及見三佛從空而降卽能陳述詞句如流觀還京都不委終事

釋靈遠恒州人先在儒門備叅經史唯見更相圖畧時有懷仁抱義然復終淪諸有未免無常乃釋髮道流希崇正軌從遠公學義咸知大意因卽依隨三業無捨及遠之入京輦慕義相從晚任延興寺退隱自守端斂身心終日禪默衣食麤弊不希華美仁壽中敕召送舍利於本州龍藏寺初定基址聞有異香漸漸芬烈隨風而至遍于寺內有民金玄瓚者住在寺側先患鼻塞二十餘年莫知香臭當于此日忽聞香氣驚尋至寺因爾艷差又雨天華從空而下光彩鮮

淨晃若金銀先降塔所後及寺院道俗競接輕薄如
鏤下舍利訖有白鶴旋於塔上良久翔逝遠後連尋
定業追訪山野不顧名貫頭陀林冢雖逢神鬼都不
怖憚大業之始終於墓叢初不委之村人怪不乞食
就看已卒跣趺如在因合牀殮於杜城窟中

釋僧昕潞州上黨人自驚道法津周聽大小逮諸禪
律莫不登臨傾渴身心無席不赴而導或愚智衆通
誼靜昕一其正度恭慎橫經聆其披析曾不忽忘初
衆見其低目寡言絕杜論道皆號爲矇叟也後有智
者問其文理咸陳深奧輕浮章句略不預懷有問其

故答曰勿輕未學妙德常箴夫惟大覺方能靜照盛
德明約可無細瑕愚師軌物時有通悟唯目兩明殷
鑒方取會通不得以法累人致乖祇奉暨周滅二教
逃隱泰山大隋開法還歸聽習遊步洛下從學遠公
十地涅槃咸究宗領後入關任興善寺體度高爽不
屈非濫時復談講辯詞迅舉抑揚有度至於僧務營
造情重勤劬躬事率先擔撻運涉仁壽中歲置塔毛
州護法寺下敕令送初至公館有沙門曇義者高行
名僧聞諸舍利皆放光明我等罪業亦無所見卽解
衣爲懺燒指爲燈竟夕供養明旦出光通燭人物又

出金瓶迴旋行道青赤白光三色流照經于信宿其光乃隱四月七月初夜放光赫赤欲然滿佛堂內須臾出戶流照四簷將入函時又放赤光烈盛逾日通夜又放光照于函內四月十日天華如雪從空亂下五色相間人皆收得又感異香微風普遍熏塞寺內其函忽變爲青瑠璃內外通徹人以白綾周而數重漫覆其函又加塼累灰泥其上尋照其泥還如函色又灰泥上畫作十華飾以金薄及成就後唯一金色餘華皆彩未下塔前有張世謙者清信士也常持八戒遠離妻孥靜室誦經乃聞輦所梵讚之聲出戶看之見有羣僧各執香華遶旋供養迫之遂失又見天人持諸幡蓋及以香華東南飛來當于塔上變成大雲旋空良久又見百餘沙門在塔基上執箒輦土以陪增者比及明晨寂無所見時經夏暑土地乾燥人皆思雨應念卽降三四寸許川野除煩沙丘縣民路如意者迴心信佛望見光相路雖遠映舉目徹見寺僧五人在佛堂內又聞塔邊音樂讚歎聲極亮遠重雨天華滿四十里塔基倍多昕慶斯衆瑞卽具表聞晚還資業不測其卒

釋玄鏡趙州人立志清貞不干流俗四分一律文義

精通不樂闡揚恒尋異部激發違順品章廢立有神彩焉任空觀寺閑散優遊無爲僧也仁壽二年奉敕置塔本州無際寺建基址日尋放赤光變轉不常或如形像乍似樓闕又出白光時吐大小巡遶瓶側四月四日又放光明紫綠相間三度乃止又於光內見佛像形長二尺餘坐蓮華座并有菩薩俠侍嚴儀從卯至酉方始歇滅當此之時有目皆覩鏡還空觀復學禪宗居止東院合集同侶多行頭陀遂終其寺也釋智揆冀州人愛慕涅槃淨持戒行不重榮渥知足無求任弘濟寺閉門習業僧衆服其智德敬而宗之每處勝筵推其名實而揆弗之顧也退屏自修若無聞見仁壽之歲弘塔四方有敕召揆送舍利於魏州開覺寺初屆治所遂放大光紫白相宣五色遞發有尼智曠冷症積年因禮發願乃見赤光遍室便吐惡物其患卽除有患重者聞斯嘉慶伏枕發願亦蒙光照平復如本方來塔所其例衆夥不復具舒又楊大眼者先患兩目冥無所見牽來至輦乞願求恩卽見舍利如本明淨斯例復衆四月八日下塔旣訖西北雲彩雨華塔上紛霏如雪色似黃金寺院皆遍道俗收取狀如金華感一黑狗莫知由來直入道場周旋

行道每日午後與餅不食與水便飲至解齋時與粥
方食寺內羣犬非常禁惡一見此狗低頭畏敬不敢
斜視塔所樹碑厚三尺半忽發光彩如瑠璃映物
對視分明悉見又見象六牙並現石碑內至五月末
來於其碑中七變相狀或爲佛像聖僧雙樹衆瑞非
一並以事聞揆晚後迹終南居閑禪寂登陟巖藪往
而不返

釋僧範冀州人學大小乘靜務心業追師禪念傾屈
盡禮所獲定要倍於同侶住勝光寺以慧解見推及
帝建塔下敕徵召送舍利於本州覺觀寺每至日沒
常放光明黃赤交燄變化非一沙門僧辯患耳四年
聞聲如壁一覩舍利兩耳洞開有逾恒日州民蘇法
會左足攣跛十有餘年委杖自扶來禮乞願尋得除
瘥放杖而歸範目覩靈驗神道若斯信知經教非徒
虛誕但由誠節未著故致有差後歸本寺還遵前轍
未詳其卒

釋寶安兖州人安貧習學見者敬之初依慧遠聽涉
涅槃博究宗領周滅齊亡南投陳國大隋一統還歸
鄉壤行次灑洛又從遠焉因仍故業彌見深隱開皇
七年慕義入關住淨影寺當遠盛日法輪之下聽衆

將千講會制約一付安掌于時遠方輻湊名望者多
難用緝諧故在斯任安隨機喻接匡救有儀雖具徵
治而無銜怨各懷敬歎登自稱焉講十地涅槃純熟
時匠性存攝嘿不好揚演有問酬對辯瀉泉流仁壽
二年奉敕置塔於營州梵幢寺卽黃龍城也舊有十
七級浮圖權在其內安置舍利當夜半上並放白光
狀如雲霧初唯一丈漸大滿院明徹朗然良久乃滅
前後三度相類並同舊有石龜形狀極大欲作函用
引致極難匠石規模斲截成函三分去二安自思念
石大函小何由卒成懼日憊期內懷憂灼比曉看之
其石稱函自然分析不勞鑄琢宛爾成就函雖神造
計應大重薄用拖曳輕迅若馳不勞至寺便依期限
深慶情願晚還京寺不測其終

釋寶巖幽州人標意十地次綜毘曇末究成實故於
宗部涉獵繁焉戶牖玄文踈條本幹時傳富博而性
殊省事不樂談說苦祈敷散精理載揚住京下仁覺
寺守道自娛無事交厚仁壽下敕召送舍利于本州
弘業寺卽元魏孝文之所造也舊號光林依峯帶澗
面勢高敞多挾徵異事遵清肅故使行僻之徒必致
驚悚由斯此衆濫迹希過自開皇將末舍利到前山

恒傾搖未曾休止及安塔竟山動自息又仁壽初歲
天降剃刀三十三枚用甚銛利而形制殊別今僧常
用以剃剪也又初造石函明如水鏡文同碼碯光似
璫璃內外照徹紫燄光起函外生紋如菩薩像及以
衆仙禽獸師子林樹雜相非一四月三日夜放大光
明照天地有目皆見巖事了還不測其卒

釋明馭瀛州人初學涅槃後習攝論推尋理源究括
疑滯晚遊鄴下諮訪未聞隱義重玄皆所披覽開皇
八年來儀帝里更就遷師詢求攝論意量弘廣容姿
都雅人有勃怒初不改容衆服其忍力也住無漏寺

講誦爲業仁壽中年敕請送舍利于濟州崇梵寺寺
基帶危峯多饒異樹山衆盤屈脩竹蒙天實佳地剋
日將下寺有育王瑞像乃放三道神光遍于體上金
石襴色朗晃奪精經一食頃乃遂漸歇又聞磬聲搖
曳長遠寺東巖上唱善哉聲清暢徹心追尋莫委又
舍利函上光高三尺狀如華樹本送舍利函上分爲
二粒出璫璃瓶相隨而轉並放光明有黃白雲從西
南來聲如雨相流音樂聲正當塔上凝住不動復見
二華從雲中出或時上下大鳥羣飛迴旋塔上又於
雲中現仙人頭其數無量於此之時莘州城人見諸

撰述
仙人從空東來向于魏州馭當斯運欣慶嘉瑞說不可盡民皆捨物積之如山並用構塔沙門五人生逢奇瑞捨戒爲奴供養三寶因勒銘紀廣如別傳獻后昇霞造禪定寺召而處之遂終世矣

釋道生蒲州人延統是其師也名父之子係迹厥師雖雅尚未齊而思力方遠仁正致懷聲色無染受持戒護耽詠文言四分一律薄霑聲教講誨時揚器法難擬任興善寺卓卓標異目不斜眄威儀安帖衆敬憚之仁壽二年勅召送舍利于楚州初停公館感一野鹿直入城門防人牽來詣舍利所自然屈拜馴善

安隱生曰爾爲舍利可上昇階必若他緣隨意而去鹿聞此語遂卽昇階出入帳前往還無難乃爲說歸戒鹿乃頓頭香案如有聽受因以繒帛繫之卽舐人手夜卧輦邊或往生房經停兩宿自然退出還歸荒野及當下日白鶴兩雙飛旋塔上覆訖方逝生觀斯瑞與諸僚屬具表以聞并銘斯事在于塔所旣還京室不測所終

釋法性兗州人少習禪學精厲行道少欲頭陀孤遊海曲時復入俗形骸所資終潛林阜沉隱爲任開皇十四年文帝東巡搜訪巖穴因召入京任勝光寺仁

撰述
壽之年敕召送舍利於本州普樂寺初營外函得一
青石鑽磨始了將欲瑩飾變成碼碯五色相雜文彩
分明函內斑駁雜生白玉凝潤光淨函之內外光如
水鏡洞照無障當入函時正當基上白鳥一雙翱翔
緩飛遶塔而轉塔西柰樹枝葉並變爲真金色及文
帝旣崩置大禪定延任供養遂卒于寺八十餘矣

釋辯寂徐州人少以慧學播名汎浪人世遊講爲業
末在齊都專攻大論及阿毘曇心未越周年粗得通
解會武平末歲國破道亡南適江陰復師三論神氣
所屬鏡其新理開皇更始復返舊鄉桑梓乃存友朋

殂落西入京室復尋昔論龍樹之風復由光遠仁壽
置塔敕召送于本州流溝寺及初達也舍利塔所忽
見異光照寺北嶺及以南山朗同朝日又於石佛山
內採石爲函磨飾繞了彩紋間發彪炳光現山海禽
獸仙人等像備出其中雖復圖取十不呈一晚綜前
業演散京華福利所兼俱充寺府不測其終

釋靜凝汴州人遷禪師之門人也早年聽受深閑邪
正經律十地是所詢求後師攝論備嘗幽隱常樂正
觀掩關思擇緣來便講唱吼如雷事竟退靜狀如愚
叟世間之務畧不在言人不委者謂爲庸劣同住久

處方知有道兼以行不涉疑口無慶弔塊然卓坐似不能言開皇六年隨遷入雍任興善寺仁壽二年下敕送舍利于杞州初至頻放白光狀如皎月流轉通照及下塔日白鳥空中旋繞基上瘞訖遠逝更有餘相疑爲藏隱示出一二知大聖之通瑞也餘則隱之不書及至京師又被責及方便解免不久而終_世矣

釋法楷青州人十五出家依相京賢統而爲弟子師習涅槃通解文義及受具後專攻四分雲暉雨匠振網齊都備經寒暑伏面諮稟皆賜其深奧無所子遺及齊法俱亡南避淮表壽山之陽隋開律教開皇嘗

於大闢法門還返曹州欲終山水將趣海岸而道俗邀留不許東鶩楷性虛靜更於城北三里左丘山營造一寺名曰法元高顯平博下臨城邑遙望發心皆來受法未爲安而能遷古人所尚久在塵厭不無流轉便入關壤觀化京都任揚化寺復揚戒律仁壽置塔奉敕送舍利於曹州楷以初基有由欲報斯地表請樹塔還置法元上帝不違任從所請初達曹部置輦州治廣現神瑞備如別紀但學未經遠難得遍知故畧編之想未繁撓目別異見具如後述於三月十四日中時見佛半身面白如玉舍利輦前佛頂之上

黃赤光起二十九日夜降甘露味甜逾蜜見於赤光
遍於城上須臾流照達于塔所四月五日舍利上踊
白色鮮明其日申時帳上北面忽見光影中有白雲
氣中生樹狀如青桐下有青色師子面西而蹲六日
卯時復有光影見雲氣內有三蓮華兩廂雙樹下有
佛像樓閣樹林重沓而出上有立菩薩像辰時又見
金色光明出沒漸大巳時復見重閣閣上有樹葉如
貝多傍立聖僧午時復見雙樹之形下列七佛申時
雙樹又見一佛二菩薩像三華承足又見天人擎華
在空黃師子等亥時帳後見千佛形舍利室內出黃
白光四月七日又見雙樹黃雀一頭及以光雲師子
等像辰時又見金翅鳥身飛龍樹林寶蓋等像傍現
二菩薩及黃師子巳時又見寶幢樹林下有菩薩黃
衣居士白色師子蹲踞石上又有雲氣樹林樓閣菩
薩午時又見白色雲氣寶幢樹林青色師子申時又
現雙樹繁茂須臾變爲宮殿樓閣佛座華臺其色黃
白亥時雲起西北雨潤三寸雲上六天一時見身四
月八日將欲下塔平旦之時天雨白華飛颺不下卯
時又見諸天寶蓋樹側菩薩及黃師子辰時又見大
蓋兩重衆寶莊嚴下坐菩薩及白師子踞在石上帳

撰述
上又見光影雲氣中金光乍大乍小下有蓮華時
開時合又雨天花大者在空面闊尺餘小者墮地狀
如桃華已時帳後見三諸天三師子及蓮華水池午
時將下又見雙樹并立菩薩舍利忽分以爲五粒流
轉光曜四月九日填平已後帳後板上光影之內疊
石紋生又見大樹青衣沙門執爐而立又感奇香郁
烈人鼻楷具列聞帝大悅令圖經之以流海內自仁
壽創塔前後百餘感徵最優勿高於楷後以常業終
於本寺

釋智能姓李氏懷州河內人希意遠塵東懷律教收
聽令譽風被河右開皇之始觀道渭陰隨奉資行任
轉輪寺仁壽置塔奉敕召送於青州勝福寺中處約
懸峯山叅天際風樹交結迴瞰千里古名巖勢之道
場也元魏末時創開此額初置基日䟽山鑿地入土
三尺獲古石函長可八尺深六尺許表裏平滑殆非
人運所謂至感冥通有所斯應矣及下舍利大放光
明挺溢山宇道俗俱見乃至出沒流轉變狀叵論能
晚還寺更崇定業林泉栖託不預僧倫逃名永逝莫
測終卒

釋曇良姓粟潞州人十六出家專尋經典及長成德

以大論傳名兼講小經接敘時俗亟發歸信爲衆賢之賞入京遊聽任真寂寺文帝下敕召送舍利于亳州開寂寺將欲起塔先造石函地非山鄉周訪難得良曰待覓得石期至叵成但發勝心何緣不濟乃要心祈請願賜哀給忽於州境獲石三丈底廂及蓋各是異縣運來合之宛是一物衆嘉異之具聞臺省良性樂異迹周覽觀之亳州西部穀陽城中有老君宅今爲祠廟庭前有古栢三十餘株碑文薛道衡製廟東百餘步老君母宅亦有廟舍次西十里有苦城卽傳所云李聃苦縣人斯處是也還歸本寺專誠懺禮食息已外常在佛前唐初卒世八十餘矣

釋道嵩姓劉瀛州河間人十三出家遊聽洛下訪訊明哲終日恓惶衣服麤單全不涉意值慧遠法師講諸經論陶染積時遂寢幽極隨入京爲慕義學士同侶推崇道心人也仁壽置塔敕召送於蘇州舍利將至井吼出聲二日乃止造基掘地得古甄函內有銀合獲舍利一粒置水甌內旋遶呈祥同藏大塔嵩還京室任總化寺餐味涅槃依行懺悔身戒心慧悉戴奉之一鉢三衣盈長不畜遵經聖行息世譏嫌遂卒於世

釋智疑姓康本康居王胤也國難東歸魏封于襄陽
因累居之十餘世矣七歲初學尋文究竟無師自悟
敬重佛宗雖晝擁俗緣令依學侶而夜私誦法華竟
文純熟二親初不知也十三拜辭卽蒙剃落更諮大
部情用彌著二十有四方受具足攜帙洛濱依承慧
遠傳業十地及以涅槃皆可敷導後入關中住靜法
寺仁壽置塔敕召送舍利于瓜州崇敬寺初達定基
黃龍出現於州側大池牙角身尾合境通矚具表上
聞疑住寺多年常思定慧非夫要事不出戶庭故往
參候罕覩其面末以年事高邁勵業彌崇寺任衆務

並悉推謝唐初卒也年七十餘矣

釋道顏姓李氏定州人初學遠公涅槃十地領牒樞
紐最所殷瞻頻仍講授門學聯塵道啓東川開悟不
少後入京輦還任淨影寺當遠盛世居宗紹業仁壽
中年置塔赤縣下敕徵召送舍利于桂州初入州境
有鳥數千齊飛行列來迎輦上從野入城良久方散
及下安處感五色雲變隼垂布屯聚基上餘便廓清
日曜天地後返京邑常遵上業唐運惟新宇內尚梗
崇樹齋講相循淨影因疾而卒春秋七十餘卽武德
五年矣臨終清漱手執香爐若有所見奄然而逝自

撰述
顏之處世也衣服麤素不妄朋從行必以時情避嫌
隙言必詳審深惟物忤又兼濟禽畜慈育在心微經
惱頓便卽垂泣不忽童稚不行楚叱縱有輕陵事同
風拂顧諸屬曰不久去也何煩累人故於無常得其
旨矣

釋淨辯姓韋齊州人少涉儒門備聞丘索孔墨莊老
是所詢謀忽厭浮假屏迹出家經律具嘗薄通幽極
後纏名教避世山林受習禪門息緣靜處開皇隆法
入任京師依止遠公住淨影寺更學定境又從遷尚
受攝大乘積歲研求遂終此業曾與故友因事相垂

彼加言謗辯終不雪及委曲問答曰吾思其初結交
也情欣若絃豈以後離復陳其失時以此高之後敕
召送舍利於衡州岳寺本號大明卽陳宣帝爲思禪
師之所立也行達江陵風浪重阻三日停浦波猶未
靜又迫嚴程憂惶無許乃一心念佛衝波直去卽蒙
風止安流沿下旣入湘水泝流極難又依前念舉帆
利涉不盈半月便達衡州及至岳寺附水不堪巡行
山亭平正可構正當寺南而有伏石辯乃執爐發願
必堪起塔願降祥感便見岳頂白雲從上而下廣可
一疋長四十里至所塔基三轉旋迴久久自歇又感

異香形如削沉收獲數斤氣烟倍世道俗稱慶因卽
構成初此山僧顛禪師者通鑒僧也曾有一粒舍利
欲建大塔在寺十年都無異相及今送至乃揚瑞迹
黃白大小聚散不定當下之日衡山縣治顯明寺塔
放大光明遍照城邑道俗同見古老傳云此寺立來
三百餘年但有善事必放光明經今三度將非帝王
弘福思與衆同感見之來誠有由矣辯欣斯瑞迹合
集前後見聞之事爲感應傳一部十卷後興禪定復
請住之大業末年終於此世

論曰夫吟嘯之鼓風雲律調之通寒暑物理相會有
若自天況乃神道玄謀義垂恒應而可思也故聖人
之爲利也權巧衆途示威雄以攝生爲敦初信現光
明而授物情在悟宗規模之道旣弘汲引之功無墜
至於混小大之非有均彼我之恒儀齊色心於性空
絕形有之流轉幽通而揚化本極變以達神源斯道
窮微非厝言也然則教敷下士匪此難弘先以威權
動之後以言聲導之輪發信然所以開萌漸也像末
澆競法就崩離神力靜流通感殆絕二石之世澄上
揚名兩蕭接統誌公標德備諸紀錄未敢詳之頃世
蒙俗情多浮濫時陳靈相或加褒飾考覈本據顛墜

淫邪妖異之諺林蒸是非之論蜂起至如觀音之拔濟信而有徵大聖之通夢華實相半斯則託事親蒙難免語意無涉餘求想像實假冥緣故得有倫虛指因斯以言良有以也圓通之遊聖寺照達之涉仙宮信其言焉難窮事矣前傳之敘蓬萊無乖鄙例曩者顯宗通感創開玄化之基法本內傳具列靈通之應或騰虛而現奇或飛光而吐瑞有晉嘉相雜沓臻焉曇翼之感育王陶侃之逢妙德自後繁華難具陳矣隋高建塔之歲踊瑞紛綸神光屬於羣物至澤通於疾癘天華與甘露同降靈芝共瑞鹿俱程空遊仙聖結霧來儀水族龜魚行鱗出聽百有餘塔皆備潛通君臣相慶緇素欣幸其德榮明不可加也然而當年卽世或墜流言俗習常談五福欣其壽考通神達命三畏君子所弘及煬帝鎔鑄高陽開模之始其像頂含翠髻身曜紫金靈光通照顯五色之希奇瑞華滿庭開六彩之殊相上下同泰無得稱焉下詔圖之遠頒郡國義當響斯厚澤荷福無壘遺厥宗社如山之固尋復兵飢荐集宇內分崩亡曆喪寶卒于身世統詳終古五運非不推遷近以情求殃慶迷其倚伏又如聖母上天功高遂舉輪王樹塔禍及凶終何以明

其然乎信由業命之淳薄故感報果之休咎耳豈以恒人之耳目而遠籌於三世之道哉若夫上商賈誼之爲言斑彪李康之著論但知混而謂之命莫辨命之所以爲然何異見羅紈於篋笥而未識成之由機杼也覩百穀於倉廩而未知得之由稼穡也儒之所云命也釋之所云業也命繫於業業繫於心心發旣其參差業成故亦無准是以達命業之開士知報熟而無辭迷因果之恒人謂徒言而不應故馬遷嗟報施之爽積疑而莫之通范滂惑善惡之宜含憤而無以釋斯皆覩流而不尋源見一而不知二覽釋門之弘教豈復淪斯網哉夫造業千端感報萬緒或始善而終惡故先榮而後枯或吉凶之雜起故禍福而同萃唯色一也等面異而殊形唯心一也齊自他而無定故無學或業盡於此生往業或終於卽世有縛感由於旣往受報未止於今時身子悟理之通人常懷疾惱目連威雄之達士終纏碎身至聖納諷於祇園王子被讒於清衆儒宗絕粒於陳壤堯湯遭變於中原雖玄素之相或乖而業命之緣無爽是知文煬大寶往福終於此世崇建塔像今業起於將來交運相投無識因之致惑隨遭兩鏡通命豈其然乎復有深

宮法濟寄神祝而銷災慧日法安憑斫石而流水轉
 明之越巨防通達之沐炎湯瓊公拜而邪像崩道英
 終而大地轉斯德眾矣其徒繁矣既云神化固不可
 以由來擬之輒敘篇中識僧倫之難偶耳

續高僧傳卷第三十六

音釋

醇 居效切 酒醉也

洩 疏鳩切 淘也

痼 古慕切 固之疾

喙 力篤切

鸚 力篤切

鵠

鸚求於切 鵠鳥名

鏤 郎豆切 雕也

鼯 烏貢切 鼻塞病

捷 力展切

擔運物

跛

補火切 偏癢也

舐 丈凡切 舐也

荐 在甸切

屢也

福建福寧州福安縣尹丹陽賀學易施資刻
 續高僧傳第二十六卷計一萬四千八百一十
 八字該銀七兩七錢一分
 武林釋如德對長洲丘義民書上元陶文灌刻
 萬曆辛亥歲仲秋月徑山寂照庵識

續高僧傳卷第三十七

唐釋道宣撰

遺身篇第七

正傳十二人 附見四人

南齊蜀部會州寺沙門釋法疑傳一

周益州沙門釋僧崖傳二

雍州逸沙門釋普圓傳三

隋雍州北山沙門釋普濟傳四

終南山梗梓谷釋普安傳五

九江廬山沙門釋大志傳六

唐偽鄭沙門釋智命傳七

京師弘福寺釋玄覽傳八

京師弘善寺釋法曠傳九

梓州沙門紹闍梨傳十

忘名字僧

終南山豹林谷沙門釋會通傳十一

二尼書生

雍州新豐福緣寺釋道休傳十二

釋法疑會州人也俗姓龐氏初齊武帝夢遊齊山不

知在何州縣散頒天下覓之時會之父老奏稱去州

城北七里臣人山是舊號齊山武帝遣於上立精舍

度僧給田業疑以童子在先得度專心持戒道德日

新月六年三齋供不斷但以坐禪為念出禪則誦經

恒常入禪百姓爭往看而不敢入唯於窓中遙見動

經一月出猶不食大德名僧多往勸之雖復進食漸

漸微少後年至七十於佛像前置座而坐初燒一指

晝夜不動火然及臂諸人與弟子欲往撲滅及有叫

喚者復有禁止不聽者臂然火燄彌熾遂及身七日

七夜時俗男女有號哭自槌者又有頂禮讚歎者至

身盡唯有聚灰眾共埋之於上起塔今唯有一精舍

在餘皆摧滅

釋僧崖姓牟氏祖居涪陵晉義熙九年朱齡石伐蜀

涪陵獲三百家隨軍平討因止于廣漢金淵山谷崖

卽其後也而童幼少言不雜俳戲每遊山泉必先禮而後飲或諦觀不瞬坐以終日人問其故答曰是身可惡我思之耳後必燒之及年長從戎毅然剛正嘗隨伴捕魚得已分者用投諸水謂伴曰殺非好業我今舉體皆現生瘡誓斷獵矣遂燒其獵具時獾首領數百人共築池塞資以養魚崖率家僮往彼觀望忽有異蛇長尺許頭尾皆赤須臾長大乃至丈餘圍五六尺獾衆奔散蛇便趣水舉尾入雲赤光遍野久之乃滅尋爾衆聚具論前事崖曰此無憂也但斷殺業蛇不害人又勸停池堰衆未之許俄而隄防決壞時

依悉禪師施力供侍雖充驅使而言語訥澀舉動若癡然一對一言而合大理經留數載無所異焉至玄冬之月禪師患足冷命之取火乃將大爐炎炭直頓於前禪師責之曰癡人何煩汝許多火乃正色答曰須火却寒得火嫌熱孰是癡人情性若斯何曰得道禪師謂曰汝不畏熱試將手置火中崖卽應聲將指置火中振吒作聲青煙涌出都不改容禪師陰異之未卽行敬又以他日諸弟子曰崖耐火共推之火爐被燒之處皆並成瘡而欣笑自如竟無痛色諸弟子等具諮禪師禪師喚來謂曰汝於此學佛法更莫謾

作舉動惑亂百姓答曰若不苦身焉得成道如得出家一日便足禪師遂度出家自爲剃髮但覺鬢鬚易除猶如自落禪師置刀於地攝衣作禮曰崖法師來爲我作師我請爲弟子崖謙謝而已旣法衣著體四輩尊崇歸命輸誠無所恡惜或有疾病之處往到無不得除三十年間大弘救濟年踰七十心力尚強以周武成元年六月於益州城西路首以布裹左右五指燒之有問燒指可不痛耶崖曰痛由心起心旣無痛指何所痛時人同號以爲僧崖菩薩或有問曰似有風疾何不治之答曰身皆空耳如何所治又曰根大有對何謂爲空答曰四大五根復何住耶衆服其言孝愛寺兌法師者有大見解承崖發迹乃率弟子數十人往彼禮敬解衣施之顧大衆曰真解般若非徒口說由是道俗通集倍加崇信如是經日左手指盡火次掌骨髓沸上涌將滅火燄乃以右手殘指挾竹挑之有問其故崖曰緣諸衆生不能行忍今勸不忍者忍不燒者燒耳兼又說法勸勵令行慈斷肉雖煙焰俱熾以日繼夕並燒二手眉目不動又爲四衆說法誦經或及諸切詞要義則領頭微笑時或心急私有言者崖顧曰我在山中初不識字今聞經語句

句與心相應何不至心靜聽若乖此者則空燒此手何異樵頭耶於是大衆慄然莫不專到其後復告衆曰末劫輕慢心轉薄淡見像如木頭聞經如風過馬耳今爲寫大乘經教故燒手滅身欲令信重佛法也闔境士女聞者皆來遶數萬帀崖夷然澄靜容色不動頻集城西大道談論法化初有細雨殆將霑漬便斂心入定卽雲散月明而燒臂掌骨五枚如殘燭燼忽然各生並長三寸白如珂雪僧尼僉曰若菩薩滅後願奉舍利起塔供養崖乃以口嚙新生五骨拔而折之吐施大衆曰可爲塔也至七月十四日忽有大聲狀如地動天裂人畜驚駭於上空中忽現犬羊龍蛇軍器等像少時還息人以事問崖曰此無苦也警睡三昧耳吾欲捨身可辦供具時孝愛寺導禪師戒行精苦耆年大德捨六度錫杖并及紫被贈崖入火捷爲僧淵遠送斑納意願隨身于時人物誼擾施財山積初不知二德所送物也至明日平旦忽告侍者法陁曰汝往取導師錫杖紫被及納袈裟來爲吾著之便往造焚身所于時道俗十餘萬衆擁輦而哭崖曰但守菩提心義無哭也便登高座爲衆說法時時舉目視於薪積欣然獨笑久頃右脇而寢都無氣息

狀若木偶起言曰時將欲至仍下足白衆僧曰佛法難值宜共護持先於城都縣東南積柴壘以爲樓高數丈許上作乾麻小室以油潤之崖緩步至樓遶旋三帀禮拜四門便登其上憑欄下望令念般若留以一心有施主王撰懼曰我若放火便燒聖人將獲重罪崖陰知之告撰上樓臂摩頂曰汝莫憂造樓得罪乃大福也促命下火皆畏之置炬著地崖以臂挾炬先燒西北次及西南麻燥油濃赫然熾合於盛火中放火設禮比第二拜身面焦坼重復一禮身踏炭上及薪盡火滅骨肉皆化唯心尚存赤而且濕肝腸脾胃猶自相連更以四十車柴燒之腸胃雖卷而心猶如本兌法師乃命收取葬于塔下今在寶園寺中初未燒前有問者曰菩薩滅度願示瑞相崖曰我身可盡心不壞也衆謂心神無形不由燒蕩及後心存方知先見留以一心之不朽也然崖自生及終頻現異相有數十條曾於一家將欲受戒無何笑曰將捨寶物生疑慮耶衆相推問有楊氏婦欲施銀釵恐夫責及因決捨之有孝愛寺僧佛與者偏嗜飲噉流俗落度隨崖輿後私發願曰今值聖人誓斷酒肉及返至寺見黃色人曰汝能斷肉大好汝若食一衆生肉卽

食一切衆生肉若又食者卽食一切父母眷屬肉矣
必欲食者當如死屍中蟲蟲卽肉也又曰日有六時
念善大好若不能具一時亦好如是一念其心亦好
皆能滅惡也見其言詞真正音句和雅將欲致問不
久而滅於是佛與翹心精進遶塔念誦又聞空中聲
曰汝勤持齋願令衆生得不食身又令餓鬼身常飽
滿觀其感被皆崖力也初登柴樓沙門僧育在大建
昌寺門見有火光高四五丈廣三四丈從地而起上
衝樓邊久久乃滅又初焚日州寺大德沙門寶海問
曰等是一火何故菩薩受燒都無痛相崖曰衆生有

相故痛耳又曰常云代衆生受苦爲實得不答曰旣
作心代受何以不得又曰菩薩自燒衆生罪熟各自
受苦何由可代答曰猶如燒手一念善根卽能滅惡
豈非代耶時普法師又問曰二家共諍大義終未之
決一云佛智緣無相理理是緣境智是能緣一云除
倒息妄卽是真諦何者爲定崖曰佛卽無相無別異
相海法師曰佛卽無相無相之相本無異相若如此
者菩薩卽釋迦觀音崖曰我是凡夫誓入地獄代苦
衆生願令成佛耳海曰前佛亦有此願何故早已成
佛答曰前佛度一時衆生盡也又問藥王等聖何故

成佛今菩薩獨未成佛而救衆生是則前佛殊塗答
曰前段衆生已得藥王意今衆生未得我意由我始
化如將落之華也故其應對一時皆此之類乃謂侍
者智炎曰我滅度後好好供養病人並難可測其本
多是諸佛聖人乘權應化自非大心平等何能恭敬
此是實行也座中疑崖非聖人者乃的呼其人名曰
諸佛應世形無定方或作醜陋諸疾乃至畜生下類
檀越慎之勿妄輕也及將動火也皆覩異相或見圓
蓋覆崖有三道人處其蓋上或見五色光如人形像
在四門者或見柴樓之上如日出形並雨諸華大者
如兩斛筩許小者如鍾乳片五色交亂紛紛而下接
取非一旅觸皆消又聞天鼓殷殷深遠久久方息及
崖滅後郢縣人於郢江邊見空中有油絡輦崖在其
上身服班納黃偏袒紫被捉錫杖後有五六百僧皆
罩竹傘乘空西沒又潼州靈果寺僧慧榮者承崖滅
度乃爲設大齋在故市中於食前忽見黑雲從東南
來翳日廕會仍雨龍毛五色分明長者尺五短猶六
寸又雨諸華旛香煙滿空繽紛大衆通見又初收心
舍利至常住寺中皆見華叢含盛光榮庭宇又阿迦
膩吒寺僧慧勝者抱病在床不見焚身心懷悵恨夢

崖將一沙彌來把裹三斛許香并檀屑分爲四聚以
遶於勝下火焚香勝怖曰凡夫耳未能燒身也崖曰
無怖用熏病耳煨燼旣盡卽覺爽健又請現瑞答曰
我在益州詭名崖耳真名光明遍照寶藏菩薩勝從
覺後力倍於常有時在於外村爲崖設會勝自唱導
曰潼州福重道俗見瑞我等障厚都無所見因卽應
聲二百許人悉見天華如雪紛紛滿天映日而下至
中食竟華形漸大如七寸盤皆作金色明淨耀目四
衆競接都不可得或緣樹登高望欲取之皆飛上去
又成都民王僧貴者自崖焚後舉家斷肉後因事故

將欲解素私自評論時屬二更忽聞門外喚檀越聲
比至開門見一道人語曰慎勿食肉言情酸切行啼
而去從後走趁似近而遠忽失所在又焚後八月中
獾人牟難當者於就嶠山頂行獵擲箭聲弩舉眼望
鹿忽見崖騎一青麋獵者驚曰汝在益州已燒身死
今那在此崖曰誰道許誑人耳汝能燒身不射獵得
罪也汝當勤力作田矣便爾別去又至冬間崖兄子
於溪中忽聞山谷喧動若數萬衆舉望見崖從以兩
僧執錫杖而行因追及之欲捉袈裟崖曰汝何勞捉
我乃指前雞猪曰此等音聲皆有詮述如汝等語他

人不解餘國言音汝亦不解人畜有殊皆有佛性但爲惡業故受此形汝但力田莫養禽畜言極周委故其往往現形預知人意率皆此也具如沙門忘名集及費氏三寶錄并益部集異記七又至冬間或見于釋普圓不知何許人聲議所述似居河海周武之初來遊三輔容貌姿美其相偉大言顧弘緩有丈夫之神彩焉多歷名山大川常以頭陀爲志樂行慈救利益爲先人有投者輒便引度示語行要令遵苦節誦華嚴一部潛其聲相無人知者弟子侍讀後因知之然而常坐繩床斂容在定用心彌到不覺經過晨夕有時乞食暫往村聚多依林墓取靜思惟夜有強鬼形極可畏四眼六牙手持曲棒身毛垂下徑至其前圓努目觀之都無怖懾不久便退其例非一又有惡人從圓乞頭將斬與之又不肯取又復乞眼卽欲剗施便從索手遂以繩繫腕著樹齊肘斬而與之心悶委地村人明乃聞知因斯卒于郊南樊川也諸村哀其苦行爭欲收葬衆議不決乃分其屍爲數段各修塔焉

釋普濟雍州北山互人初出家依止圓禪師儀軌行法獨處林野不宿人世跏坐修禪至于沒齒栖遲荒

險不避豺虎雖游浪物表而手不釋卷常讀華嚴依
而結業自佛法淪廢便投太白諸山行不裹糧依時
噉草咀嚼咽飲都不爲患願像教一興捨身供養修
普賢行生賢首國開皇之始大闡法門思願旣滿卽
事捐捨引衆集於炭谷之西崖廣發弘誓自投而殞
方遠填赴充於巖谷爲建白塔于高峰焉近貞觀初
有山居沙門普濟者立操標勇貞專自固恒遊名山
習誦經典大品法華徧所通利其所造集多誦兩經
仍隨文句時重解釋聲氣所及周于一里故使數萬
衆中無不聞者以武德十八年西入關壤時經邑落
還居林靜貞觀度僧時以濟無貫擢預公籍任京師
光明寺衆聚山結樂聞經旨濟弊斯誼擾遂遺名逃
隱不測所之有說今在終南幽巖獨坐傍饒山果須
者負還重更追尋便失來徑余曾同聚自悅斯人衣
則百結相連鉢則纔充受用汲灌瓦瓶麻繩繫頸坐
則籍草脇無著地驍悍果敢睡蓋莫欺節約儉退利
賊潛迹言論所指知足爲先談授正義如行爲最所
以一坐說法施積如山曾無顧涉任委監護乃重惟
曰城邑所屬五欲爲根余力旣微無宜自陷遂逃遁
矣

釋普安姓郭氏京兆涇陽人小年依圓禪師出家苦
節頭陀捐削世務而性在和忍不喜怨酷或代執勞
役受諸勤苦情甘如薺恐其事盡晚投藹法師通明
三藏常業華嚴讀誦禪思唯爲標擬周氏滅法栖隱
于終南山之梗梓谷西坡深林自庇廓居世表潔操
泉石連蹤禽魚又引靜淵法師同止林野披釋幽奧
資承玄理加以遵修苦行亡身爲物或露形草莽施
諸蚤蚩流血被身初無懷憚或委卧亂屍用施豺虎
望存生捨以祈本志而虎豹雖來皆嗅而不食常懷
介介不副情願孤踐獸蹤冀逢食噉于時天地既閉

像教斯蒙國令嚴重不許逃難京邑名德三十餘僧
避地終南投骸未委安乃總召詳集州渚其心幽密
安處自居顯露身行乞索不懼嚴誅故得衣食俱豐
修業無廢亂世智士安其在歟時有重募捉獲一僧
賞物十段有人應募來欲執安卽慰喻曰觀卿貧煎
當欲相給爲設食已俱共入京帝語此人曰我國法
急不許道人民間你復助急不許道人山中若爾遣
他何處得活宜放入山不須檢校又周臣柳白澤者
奉敕傍山搜括逃僧有黨告云此梗梓谷內有普安
道人因遣追取卽與俱至澤語黨曰我不得見宜卽

放還於是釋然復歸所止前後遭難曾無私隱皆見
解免例如此也時藹法師避難在義谷杜映世家掘
窖藏之安被放還因過禮觀藹曰安公明解佛法頗
未寬多而神志絕倫不避強禦蓋難及也安曰今蒙
免難乃唯華嚴力耳凡所祈誠莫不斯賴因請藹還
山親自經理四遠承風投造非一藹乃與安更開其
所住具如別傳隋文創曆佛教大興廣募遺僧依舊
安置時梗梓一谷三十餘僧應詔出家並任官寺唯
安欣茲重復以爲名馳依本山居守素林壑時行村
聚惠益生靈終寢烟霞不接浮俗未有人於子午虎
林兩谷合澗之側鑿龕結庵延而住之初止龕日上
有大石正當其上恐落掘出逐峻崩下安自念曰願
移餘處莫碎龕窟石遂依言迸避餘所大眾共怪安
曰華嚴力也未足異之又龕東石壁澗左有索陀者
川鄉巨害縱橫非一陰嫉安德恒思誅歿與伴三人
持弓挾刃攘臂挽弓將欲放箭箭不離弦手張不息
努眼舌噤立住經宿聲相通震遠近雲會鄉人稽首
歸誠請救安曰素了不知豈非華嚴力也若欲除免
但令懺悔如語教之方蒙解脫又龕西魏村張暉者
夙興惡念以盜爲業夜往安所私取佛油瓮受五升

背負而出既至院門迷昏失性若有所縛不能動轉眷屬鄉村同來爲謝安曰余不知蓋華嚴力乎語令懺悔扶取油瓮如語得脫又龕南張卿者來盜安錢袖中持去既達家內寫而不出口噤無言卽尋歸懺復道而返有程郭村程暉和者頗懷信向恒來安所聽受法要因患身死已經兩宿纏屍於地伺欲棺殮安時先往鄂縣返還在道行達西南之德行寺東去暉村五里遙喚程暉和何爲不見迎耶連喚不已田人告曰和久死矣無由迎也安曰斯乃浪語吾不信也尋至其村厲聲大喚和遂動身旁親乃割所纏繩

令斷安入其庭又大喚之和卽屈起匍匐就安令屏除棺器覆一篋笈以當佛座令和遶旋尋復如故更壽二十許歲後遇重病來投乞救安曰放爾遊蕩非吾知也便遂命終時安風聲搖逸道俗崇向其例衆也皆來請謁興建福會多有通感略述一兩昆明池北白村老母者病卧床枕失音百日指搗男女思見安形會其母意請來至宅病母既見不覺下迎言問起居奄同常日遂失病所在於時聲名更振村聚齊集各率音樂巡家告令欲設大齋大方村中田遺生者家途壁立而有四女妻著弊布齊膝而已四女赤

露迥無條線大女名華嚴年已二十唯有麤布二尺擬充布施安引村衆次至其門愍斯貧苦遂度不入大女思念由我貧煎不及福會今又不修當來倍此周遍求物聞爾無從仰面悲號遂見屋甍一把亂床用塞明孔挽取抖揀得穀十餘按以成米并將前布擬用隨喜身既無衣待至夜闌匍匐而行趣齋供所以前施物遙擲衆中十餘粒米別奉炊飯因發願曰女人窮業久自種得竭貧行施用希來報輒以十餘黃米投飯甑中必若至誠貧業盡者當願所炊之飯變成黃色如無所感命也奈何作此誓已掩淚而返

於是甑中五石米飯並成黃色大衆驚嗟未知所以周尋緣構乃云田遺生女之願力也齊會齊率獲粟十斛尋用濟之安辦法衣仍度華嚴送入京寺爾後聲名重振弘悟難述安居處雖隱每行慈救年常二社血祀者多周行救贖勸修法義不殺生邑其數不少嘗於龕側村中縛猪三頭將加烹宰安聞往贖社人恐不得殺增長索錢十千安曰貧道見有三千已加本價十陪可以相與衆各不同更相忿競忽有小兒羊皮裹腹來至社會助安贖猪既見諍競因從乞酒行飲行舞焜煌旋轉合社老少眼並失明須臾自

隱不知所在安卽引刀自割脰肉曰此彼俱肉耳猪食糞穢爾尚噉之況人食米理是貴也社人聞見一時同放猪旣得脫繞安三市以鼻喙觸若有愛敬故使郊之南西五十里內雞猪絕嗣乃至於今其感發慈善皆此類也性多誠信樂讀華嚴一鉢三衣累紀彌勵開皇八年頻敕入京爲皇儲門師長公主營建靜法復延住寺名雖帝宇常寢巖阿以大業五年十一月五日終於靜法禪院春秋八十遺骸於終南起塔在至相寺之側矣

釋大志姓顧氏會稽山陰人發蒙出家師事天台智

者顓禪師顓覩其形神灑落高放物表因名爲大志禪誦爲業苦節自專四方名匠無遠必造而言氣清穆儀相貞嚴故見者眇眇知非凡器開皇十年來遊廬岳住峯頂寺不隸公名不預僧伍誦法華經索然閑雅絕能清嘽使諸聽者忘疲後於蓮華山甘露峯南建靜觀道場頭陀爲業介爾一身不避虺虎聞有惡獸輒往投之皆避而不噉山粒本絕終日忘餐或以餅果繼命而已外觀不堪其惱而志安之容色如故經于七載禪業無斷晚住此山福林寺會大業屏除流徙隱逸慨法陵遲一至於此乃變服毀形頭擐

孝經麤布爲衣在佛堂中高聲慟哭三日三夕初不
斷絕寺僧慰喻志曰余歎惡業乃如此耶要盡此形
骸申明正教耳遂往東都上表曰願陛下興顯三寶
當然一臂於嵩岳用報國恩帝許之敕設大齋七衆
通集志不食三日登大棚上燒鐵赫然用烙其臂並
令焦黑以刀截斷肉裂骨現又烙其骨令焦黑已布
裹蠟灌下火然之光耀巖岫于時大衆見其行苦皆
痛心貫髓不安其足而志雖加燒烙詞色不變言笑
如初時誦法句或歎佛德爲衆說法聲聲不絕臂燒
旣盡如先下棚七日入定跏坐而卒時年四十有三
初志出家至終結操松竹冬夏一服無御縑纈布艾
麤素自此爲常形極鮮白脣如丹畫裙垂半脛足躡
蒲屨言氣爽朗調逸風雲人或不識怪所從來者便
將眉告曰余九江廬山福林寺小道人志耳又善
屬文藻編詞明切撰願誓文七十餘紙意在共諸衆
生爲善知識也僧爲強禦難奉信者有見此誓無不
掩淚今廬山峰頂每至暮年諸寺見僧宿集一夜讀
其遺誓用曉道俗合衆皆酸結矣

釋智命俗姓鄭名頽滎陽人族望清勝文華曜世詞
鋒所指罕有當之初仕隋爲羽騎尉班位斯薄逃官

流俗備歷講會餐寢法奧就耕于寧州大業初年僕射楊素因事往彼乃通名謁見與語終日素曰觀卿風韻殊非鄙俗所懷乃廊廟偉器耳且權抑忍辱尋當徵召及元德作貳搜訪賢能素遂拔之對晤宣傳應變不一有令試以三百對語一遍授之覆無遺漏致大重敬遷爲中舍人官至五品及元德云薨不仕於世遊聽三論法華研味積年踰深信篤皇泰之初越王卽位歷官至御史大夫僞鄭開明連任不改深謀廣略有國惟寄于斯時也今上任總天策御兵西苑李密鴟張蟻結包魚然洛汭世充獨固一都內外煎迫上下同懼頰弊斯紛梗情慕出家頻請鄭主爲國修道旣不遂志惟思剪剃不累刑科夜則潛讀方等諸經晝則緝理公政斯須不替經四十日誦得法華暢滿胷襟決心出俗又勸婦氏歸宗釋教言旣切至卽依從之更互剃髮頰語妻曰吾願滿矣不死而生當啓鄭主不宜爾也便法服擊錫徑至宮門云鄭頰輒已出家故來奉謁世充不勝憤怒下敕斬之頰聞喜曰吾願又滿矣欣笑泰然行至洛濱時唯旭旦未合行決頰曰若爲善知識者願早見過度不爾尋應被放不滿本懷于時道俗圍遶勸引至暮而頰厲色

唱言不許因卽斬之尋有敕放旣所不救舉朝惋恨卽僞鄭開明之初年也初頽從吉藏法師聽講有僧告曰觀卿頭顱額頷有富貴相但以眇眇後顧恐不得其終頽曰豈非傷歿耶必如所相乃是本願嘗見諸死者疾甚危弱心不自安紛擾不定便就後世生死終一期也定不能免何如發正願緣勝境心力堅明不有馳散刀落命終神爽自在豈不善乎故頽之臨刑遍禮十方口誦般若索筆題詩曰

幻生還幻滅

大幻莫過身

安心自有處

求人無有人

與諸知故別已合眼少時曰可下刀矣尋聲斬之面貌熙怡有逾恒日妻爲比丘尼見住洛州寺也釋玄覽姓李趙州房子人昆季五人最處其末伯父任蒲州萬泉令久而無子養之若親年十三心慕出家深見俗過遂逃迸山谷北達汾州超禪師所見其言情博遠卽而出家令旣失之遣人羅捕雖復藏窟不免捉獲口云身屬伯耳心屬諸佛終無俗志願深照也伯乃愍而放之貞觀年初入京蒙度配名弘福常樂禪誦禮悔爲業每語法屬曰雖同恒業而誓欲捨身至貞觀十八年四月初脫諸衣服總作一襖付

本寺僧唯著一覆單衣密去至京東渭陰洪陂坊側
且臨渭水稱念禮訖投身澆中衆人接出覽告衆曰
吾誓捨身命久矣意欲仰學大士難捨能捨諸經正
行幸勿固遮兩妨其業衆悟意故乃從之卽又入水
合掌稱十方佛廣發弘願已投于旋渦中三日後其
屍方出村人接之起塔本寺怪其不歸顧問無處便
開衣襖乃見遺文云敬白十方三世諸佛弟子玄覽
自出家來一十二夏雖霑僧數大業未成今欲修行
檀波羅蜜如薩埵投身尸毘割股魚王肉山經文具
載請從前聖敢附後塵衣物衆具任依佛教臨終之
人多不周委同學等見其遺文方往尋究云

釋法曠姓駱雍州咸陽人少有異節仍愛儒素後聽
弘善寺榮師大論榮卽周世道安之弟子也創染玄
業便悟非常資學之勤不出門院年十六講解前論
道穆京華酬答泠然無替玄理專修念定無涉時方
無量壽經世稱難誦曠聞試尋一日兩卷文言聞了
故其誦持罕有加者自爾藏經披讀以爲恒任文理
所指問無不知顧諸布薩人多說欲乃自勵心力立
誦千遍數旬之間便得滿願性樂儉約不尚華靡故
其房中無有氈席滿院種莎用擬隨坐頭陀行也曷

誠門人唯存離著以末代根機隨塵生染故也年登知命便但三衣瓶鉢以外一無受畜卓然正色凜潔風霜人有與語唯言離著至時分衛一食而已每日余唯生歿滯著無始輪迴生厭者希死厭又少常懷快快欲試捨之以貞觀七年二月二十一日入終南山在炭谷內四十里許脫衣掛樹以刀自刎既獨自殞無由知處諸識故等至八月中方始訪得其遺身頌云云

紹闡黎者梓州玄武人也俗姓蒲氏未出家前山行見一大蟲甚瘦又將一子於澗中取蝦子蝦子又不可得紹乃歎曰此蟲應在深山今乃出路飢渴甚矣等是一死不如克此飢渴乃脫衣往卧蟲前蟲乃避去後方出家唯誦經行道而已更無異行大業之初汝州界蟲暴非常三五十人持杖不敢獨行害人既多紹乃往到其處立茅苫而坐蟲並遠去道路清爽年一百九歲乃見疾謂弟子曰我欲露屍乞諸蟲鳥而彪嫌我身生尚不食豈死能嘗可焚之無餘燼弟子等不忍依其言乃露屍月餘鳥獸不犯乃收葬之又近有汾州大乘寺僧忘名者常厭生死濁世難度誓必捨身先節食服香至期道俗通集香華旛蓋列

衛而往西山子夏學巖面西斂容衆唱善哉咸送隨
喜乃放身懸壑至地起坐及衆就視方知已逝博訪
遺身其類甚衆且隨疏出示爲一例餘者蓋闕
釋會通雍州萬年御宿川人少欣道檢遊泊林泉苦
節戒行是其顧習投終南豹林谷潛隱綜業讀法華
經至藥王品便欣厭捨私集柴木誓必行之以貞觀
末年靜夜林中積薪爲窟誦至藥王便令下火風驚
燄發煙火俱盛卓爾跏坐聲誦如故尋爾西南有大
白光流入火聚身方偃仆至曉身火俱滅乃收其遺
骨爲起白塔勒銘存焉貞觀之初荊州有比丘尼姊
妹同誦法華深厭形器俱欲捨身節約衣食欽崇苦
行服諸香油漸斷粒食後頓絕穀唯噉香蜜精力所
被神志鮮爽周告道俗尅日燒身以貞觀三年二月
八日於荊州大街置二高座乃以蠟布纏身至頂唯
出面目衆聚如山歌讚雲會誦至燒處其姊先以火
炷妹頂請妹又以火炷姊頂清夜兩炬一時同耀燄
下至眼聲相轉明漸下鼻口方乃歇滅恰至明晨合
座洞舉一時火化骸骨摧朽二舌俱存合衆欣嗟爲
起高塔近并州城西有一書生年可二十四五誦法
華經誓燒供養乃集數束藁乾籠之人問其故密而

不述後於中夜放火自燒及人往救火盛已死乃就加柴薪盡其形蔭近有山僧善導者周遊寰宇求訪道津行至西河遇道綽部唯行念佛彌陀淨業既入京師廣行此化寫彌陀經數萬卷士女奉者其數無量時在光明寺說法有人告導曰今念佛名定生淨土不導曰定生定生其人禮拜訖口誦南無阿彌陀佛聲聲相次出光明寺門上柳樹表合掌西望倒投身下至地遂死事聞臺省

釋道休未詳氏族住雍州新豐福緣寺常以頭陀爲業在寺南驪山幽谷結草爲庵一坐七日乃出其定

執鉢持錫出山乞食飯鉢滿已隨處而食還來菴所七日爲期初無替廢所以村墅有信尅日至山路首迎逆而休歡笑先言卑詞問訊行說禁戒誨以慈善諸俗待其食已從受歸戒送入山門然後乃返積四十餘載貞觀三年夏內依期不出就庵看之端拱而卒衆謂入定於傍宿守乃經信宿迫而察之方知氣盡跏坐不腐儼若生焉仍就而掩扉外加棘刺恐蟲傷也四年冬首余往觀焉山北村人接還村內爲起廟舍安置厥形雖皮鞭骨連而容色不改跏坐如故乃於其上加漆布焉然休出家已來常但三衣不服

縉纒以傷生也又所著布衣積有年稔塵朽零破見者寒心時屬嚴冬忽然呻噤卽合脫三衣露背而坐冷厲難耐便取一重披之遂便覺暖自誠勸曰汝亦易誑前後俱冷俱是一衣如何易奪遂覺暖也汝不可信當爲汝師或時欲補衣以布相著欲加縫綴卽便入定後出之時收而乞食斯季世以死要生業道者罕有蹤也余曾參翻譯親問西域諸僧皆以布氈而爲袈裟都無縉絹者縱用以爲餘衣不得加受持也其龜茲于遁諸國見今養蠶唯擬取綿亦不殺害故知休之慈救與衡岳同風前已廣彰恐迷重舉自餘服翫安可言矣

論曰竊聞輕生徇節自古爲難苟免無恥當今爲易志人恒人之傳列樹風猷上達下達之言昭揚經典皆所以箴規庸度開導精靈唯道居尊唯德生物故能兼忘通塞兩遣是非體流縛之根源曉想倒之條緒也是以達人知身城之假合如塵無性鑒命筭之若流唯心生滅由斯以降同是幻居安有智者而能常保然則宅生附世纏取未捐寄以弘因用清心惑或挫拉以加惱辱或抑制以事奴僮或焚灼以拔貪源或剗剔以窮癡本纏身爲炬且達迷塗然臂爲明

時陳報德出燈入鐵之相其蹤若林肉山乳海之能
備聞前策斯皆拔倒我之宏根顯坏形之可厭以將
崩之朽宅貿金剛之法身經不云乎誠至言矣若夫
厚生所寶極貴者形就而揆之其實唯命大聖成教
豈虛構哉故藥王上賢焚體由其通願下凡仰慕灼
爛寧不失心然僧崖正身於猛燄言聲不改大志剗
臂以熱鐵神操逾新玄覽致命於中流雖出還沒法
安亡形於縲綆放免來投是知操不可奪行不可掩
誠可嘉乎難行事矣復有引腸樹表條肉林中舒顏
而臨白刃含笑而受輕辱並如本紀又可嘉哉然則

四果正士灰身而避謫徒八千受決護法而逃忍界
彼何力而登危此何情而脫苦自非懷安曠濟行杜
我人觀色相爲聚塵達性命如風燭故能追蹤前聖
誠宗像未之寄乎或者問曰夫厭生者當拔生因豈
斷苦果而摧集本未聞其旨請爲陳之斯立言也不
無恒致且集因綿亘如山之相屬我爲集本如煙之
待構生重唯身隨重而行對治如世之病任形而設
方術故焚溺以識貪瞋謙虛以攻癡慢斯業可尚同
靜觀而緣色心斯道可崇等卽有而爲空也必迷斯
迹謂我能行倒本更繁徒行苦聚故持經一句勝捨

多身世諺所質唯斯人也但患聞而不行更增常結何如薄捐肢節分遣著情聖教包羅義舍知量自有力分虛劣妄敢思齊或呻鼻而就終或邀激而赴難前傳所評何世無耶又有未明教迹姪惱纏封恐漏初篇割從闍隸矜誕爲德輕侮僧倫聖教科治必有深旨良以愛之所起者妄也知妄則愛無從焉不曉返檢內心而迷削於外色故根色雖削染愛逾增深爲道障現充戒難尚須加之擯罪寧敢依之起福又有臨終遺訣露骸林下或沉在洄流通資翔泳或深瘞高墳豐碑紀德或乘崖漏窟望遠知人或全身化火不累同生之神或灰骨塗像以陳身奉之供鑽膚剗刵謂遣塵勞剗目肢解言傾情欲斯途衆矣因而敘之且夫陳屍林薄少祛鄙吝之心飛走以之充飢幽明以之熏勃得失相補尠能兼濟遂有蟲蛆涌於內外烏隨啄吞狼籍膏於原野傷於慈惻然西域本葬其流四焉火葬焚以蒸薪水葬沉於深淀土葬埋於崖旁林葬棄之中野法王輪王同依火禮世重常習餘者希行東夏所傳唯聞林土水火兩設世罕其蹤故瓦掩虞棺廢林薪之始也夏后聖周行瓦棺之事也殷人以木槨積滕緘之也中古文昌仁育成治

雖明窆葬行者猶希故掩骼埋胔而瘞也上古墓而不墳未通庶類赫胥廬陵之后現卽因山爲陵下古相公同行土葬紘紘難紀故且削之若乃碑待紀言導後葉之清緒施輪樹塔表前德之微功阿含之所開明卽世彌其昌矣至於埋屍塔側尚制遠撤邊坊親用骨塗實乃虛通諂附又有馱割人世生送深林廣告四部望存九請旣失情投僂俛從事道俗讚善儉從相催輦感不已放身巖壑據律則罪當初聚論情則隨興大捨餘有削畧贅疣雖符極教而心含不淨多存世染必能曠蕩無寄開化昏迷故非此論所詳自可仰歸清達而世或多事妄行斷粒練形以期羽化服餌以却重尸或呼吸沆瀣或吐納陰陽或假藥以導遐齡或行氣以窮天地或延生以守慈氏或畏死以求邪術斯蹤極衆焉足聞乎並先聖之所關鍵後賢之所捐擲方復周章求及追賞時澆負鑿陵峯望五芝之休氣擔鍋赴壑趣八石之英光以左道爲吾賢用淫祀爲終志畢從小朴未免生涯徒寄釋門虛行一世可爲悲夫是知生死大期自有恒數初果分齊餘未詳論而忽厠以凡心籌諸聖道通成愚結知何不爲然則寒林之動庸識因悟無常捨生

而存大義用開懷道全身碎身之相權行實行之方
顯妙化之知機通大聖之宏略也冰情有著終累言
於厚葬虚心不寄則任物之行藏斯道不窮固略言
矣

續高僧傳卷第三十七

音釋

穰

如羊切戎也

堰

於憶切壅水為埭

振

除庚切觸也

麋

居卿切大鹿

挽

武縮

切引也

噤

居廕切口閉也

鄆

侯古切縣名

筥

筥俱許切筥筥

烙

歷各切燒灼也

縑

縑苦謫切縑帛也

抖

抖當口切

揀

先勇貌

棚

蒲庚切閣也

烙

歷各切燒灼也

縑

縑苦謫切縑帛也

縑古嫌切縑帛也

頰

徒鼎切

魚

魚蒲交切魚然氣健貌

剗

剗音枯剗剔也

剗

剗以智切刑鼻也

剗

剗而至於切斷也

剗

剗烏

剗

剗烏

切刻也

駱

各額切

齒

資四切殘骨

鎮

牛感切低頭也

福建福寧州福安縣尹丹陽賀學易施資刻
續高僧傳第三十七卷 計乙萬五百六十四
字該銀五兩五錢
武林釋如德對長洲丘叢民書溧水端司禹刻
萬曆辛亥歲仲秋月徑山寂照庵識

而存大義則南漢道全身碎身之痛僅行
 顯妙化之知機通大空之宏略也亦何有
 於厚壽虛心不奇則世之亦法亦道也
 萬曆辛亥歲中其弟山安紹興縣
 先林野吹噓性身佛立舉吳書駁水結
 半結駐五兩五結
 高僧新集三十一卷
 情了萬五百六十四
 師製師寧休斷安釋共共期賢學具於
 音釋

續高僧傳卷第三十八

唐釋道宣撰

讀誦篇第八

正紀十四人
附見八人

魏泰岳人頭山銜草寺釋志湛傳一

益州五層寺釋法建傳二

隋益州招提寺釋慧恭傳三

眉州隆山縣鼻山釋法泰傳四

唐終南山藍谷悟真寺釋慧超傳五

伯濟國達拏山寺釋慧顯傳六

益州福感寺釋道積傳七

洪遠
智擘

僧恩

益州福壽寺釋寶瓊傳八

驪山津梁寺釋善慧傳九

終南山悟真寺釋法誠傳十

京師會昌寺釋空藏傳十一

京師大莊嚴寺釋慧齡傳十二

雍州醴泉沙門釋遺俗傳十三

京師羅漢寺釋寶相傳十四

釋志湛齊州山荏人是朗公曾孫之弟子也立行純厚省事少言仁濟為務每遊諸禽獸而羣不為亂住人頭山邃谷中銜草寺寺即宋求那跋摩之所立也

讀誦法華用為常業將終之日沙門寶誌奏梁武曰北方山荏縣人頭山銜草寺須陀洹果聖僧者今日入涅槃揚都道俗聞誌此告皆遙禮拜故湛之亡也寂無餘惱端然氣絕兩手各舒一指有西天竺僧解云若二果者舒兩指驗湛初果也還收葬于人頭山築塔安之石灰泥塗鳥獸不敢陵汗今猶存焉又范陽五侯寺僧失其名常誦法華初死之時權殯堤下後遷改葬骸骨並枯唯舌不壞雍州有僧亦誦法華隱于白鹿山感一童子常來供給及死置屍巖下餘骸枯朽唯舌如故齊武成世并州東看山側有人掘

撰述
地見一處土其色黃白與傍有異尋見一物狀如兩
脣其中有舌鮮紅赤色以事聞奏帝問諸通人無能
知者沙門大統法上奏曰此持法華者六根不壞報
耳誦滿千遍其徵驗乎乃敕中書舍人高珍曰卿是
信向之人自往看之必有靈異宜遷置淨所設齋供
養珍奉敕至彼集諸持法華沙門執爐潔齋遶旋而
呪曰菩薩涅槃年代已遠像法流行幸無謬者請現
感應纔始發聲此之脣舌一時鼓動雖無響聲而相
似讀誦諸同見者莫不毛豎珍以狀聞詔遣石函藏
之遷于山室云云又元魏北代乘禪師者受持法華精

勤匪懈命終託河東薛氏爲第五子生而能言自陳
宿世不願處俗其父任北泗州刺史隨任便往中山
七帝寺尋得本時弟子語曰汝頗憶從我渡水往狼
山不乘禪師者我身是也房中靈几可送除之父母
恐其出家便與納室爾後便忘宿命之事而常與厭
離端拱靜居又太和初年代京闈官自慨形餘不逮
人族奏乞入山修道有敕許之乃齋一部華嚴晝夜
讀誦禮悔不息夏首歸山至六月末髭鬚盡生復丈
夫相遙狀奏聞高祖信敬由來忽見驚訝更增常日
於是大代之國華嚴一經因斯轉盛並見侯君素旌

異記

釋法建者廣漢雒縣人也俗姓朱氏誦經一千卷仍多閑暇遨遊偶俗無所異焉忽復閉門則累日不出無所食矣唯聞誦經然小聲吟諷音不外徹有人倚壁竊聽臨響但聞齶齶溜溜似伏流之吐波時乃一出追從無聞武陵王東下令弟規守益州魏遣將軍尉遲迥來伐蜀規既降欵城內大有名僧皆被拘禁至夜忽有光明迥遣人尋光乃見諸僧並睡唯法建端坐誦經光從口出迥聞自到建所頂禮坐聽至旦始休迥問曰法師昨夜所誦名作何經答曰華嚴經下卷十卷迥曰何不從頭誦之答曰貧道誦次到此耳迥曰法師誦得幾許答曰貧道發心欲誦一藏情多懈怠今始得千卷迥驚疑不信將欲試之曰屈總誦一遍應不勞損耶建報曰讀誦經典沙門常事豈憚勞苦乃設高座令諸僧衆並執本遂聽法建登座爲誦或似急流之注峻壑其吐納音句呼喻氣息或類清風之入高松聰明者纔聞餘音情踈意逸者空望塵躅七日七夜數已滿千猶故不止迥起謝曰弟子兵將不得久停請從此辭諸僧因並釋散迥既出歎息曰自如來稱滅之後阿難號爲總持豈能過此

蜀中乃有如此人所以常保安樂奇哉奇哉建年八十終

釋慧恭者益州成都人也俗姓周氏周末廢佛法之時與同寺惠遠結契勤學遠直詣長安聽採恭長往荆楊訪道遠於京師聽得阿毘曇論迦延拘舍地持成實毘婆沙攝大乘並皆精熟還益州講授卓爾絕羣道俗欽重矚施盈積恭後從江左來還二人相遇欣懽共敘離別三十餘年同宿數夜語說言談遠如泉涌恭竟無所道遠問恭曰離別多時今得相見慶此歡會伊何可論但覺仁者無所說將不得無所得

耶恭對曰爲性闇劣都無所解遠曰大無所解可不誦一部經乎恭答曰唯誦得觀世音經一卷遠厲色曰觀世音經小兒童子皆能誦之何煩大汝許人乎且仁者童子出家與遠立誓望證道果豈復三十餘年唯誦一卷經如指許大是非闇鈍懶墮所爲請與斷交願法師早去無增遠之煩惱也恭曰經卷雖小佛口所說尊敬者得無量福輕慢者得無量罪仰願慙息瞋心當爲法師誦一遍卽與長別遠大笑曰觀世音經是法華經普門品遠已講之數過百遍如何始欲鬧人耳乎恭曰外書云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但

撰述
釋高僧傳卷三十八
至心聽佛語豈得以人棄法乃於庭前結壇壇中安
高座繞壇數匝頂禮昇高座遠不得已於簷下據胡
牀坐聽恭始發聲唱經題異香氤氳遍滿房宇及入
文天上作樂雨四種華樂則嘹亮振空華則雰霏滿
地經訖下座自爲解座梵梵訖華樂方歇惠遠接足
頂禮淚下交流謝曰惠遠是穢死屍敢行天日之下
乞暫畱賜見教誨恭曰非恭所能諸佛力耳即日拂
衣長揖沿流而去爾後訪問竟不知其所之其寺久
已湮滅

釋法泰眉州隆山縣人也俗姓呂氏初爲道士十餘

年中間忽自悟迴心正覺因卽剃除始誦法華經尋
卽通利乃精勤寫得法華經一部數有靈瑞欲將向
益州裝潢令一人擔負一頭以籠盛錢二千束縛經
置錢上一頭是衣服擔行至地名笮橋橋忽斷泰在
後負擔人俱墜水中人浮得出擔沒不見泰於岸上
槌胸號哭曰錢衣豈非閑事何忍溺經卽高聲唱言
如能爲漉得者賞錢兩貫時有一人聞之脫衣入水
沒求之數度出入得錢與衣襪而不得經泰轉悲泣
巡岸上下望小洲上有一襪命人取之乃是經也草
木擎之宛無濕處泰不勝歡喜卽以三千錢償所漉

人曰法師悲號劇喪父母故爲急覓非是貪錢弟子雖庸夫亦知福報請以此錢充莊嚴之直言訖遁去更欲與言去已遠矣泰至成都裝潢以檀香爲軸表帶及袞并函將還本寺別處安置夜夜有異香泰勤誦持一夜一遍時彪法師彼寺講夜欲看讀恒嫌泰鬧亂其心自欲往請令稍下聲乃見泰前大有人衆皆胡跪合掌彪退流汗卽移所任泰年八十終矣釋慧超姓沈氏丹陽建康人稟懷溫裕立性懷仁弱齡厭俗自由出家後誦法華經聞光州大蘇山慧思禪師獨悟一乘善明三觀與天台智者仙城命公篤志

幽尋積年請業行優智遠德冠時賢思對衆命曰超之神府得忍人也及遊衡嶺復與同途留誦經停亟移歲序自隋初廓定北入嵩高餌藥坐禪冀言終老隋太子勇召集名德總會帝城以超業行不羣特畱供養而恭慎凝攝不顧世華及勇廢免一無所涉晚移定水高振德音道俗歸宗仰其戒範會淨業法師卜居藍谷之悟真寺欽超有道躬事邀迎共隱八年倍勤三慧及大業承運禪定初基爰發詔書延入行道屢辭矻疾後許還山德感物情頗存汲引四川貴望一縣官民莫不委質投誠請傳香德并爲經始伽

藍繼綜羞粒大唐伊始榮重於前京邑名僧慧因保
恭等情慕隱淪成就栖止蔭松偃石論詳道義皆曰
斯誠出要樂也後卧疾少時弟子跪問答曰吾之常
也長生不欣夕死不感乃面西正坐云第一義空清
淨智觀言如入定奄遂長往春秋七十有七卽武德
五年十二月六日也露骸松石一月餘日顏色不變
天策上將聞稱希有遣人就視端拱如生自超九歲
入道卽誦法華五十餘年萬有餘遍感靈獲瑞不可
勝言弟子法成等爲建白塔于寺之北峯焉
釋慧顯伯濟國人也少出家苦心精專以誦法華爲

業祈福請願所遂者多聞講三論便從聽受法一染
神彌增其緒初任本國北部修德寺有衆則講無便
清誦四遠聞風造山誼接便往南方達拏山山極深
險重隙巖固縱有往展登陟艱危顯靜坐其中專業
如故遂終于彼同學昇屨置石窟中虎噉身骨並盡
唯餘骸舌存焉經于三周其舌彌紅赤柔軟勝常過
後方變紫靛如石道俗怪而敬焉俱緘閉于石塔時
年五十有八卽貞觀之初年也
釋道積蜀人住益州福感寺誦通涅槃生常恒業凡
有宣述必洗滌身穢淨衣法坐然後開之立性沈審

慈仁總務諸有癘疾洞爛者其氣彌復鬱勃衆咸掩鼻而積與之供給身心無貳或同器食或爲補浣時有問者積云清淨臭處心憎愛也吾豈一其神慮耶寄此陶練耳皆慕其爲行也而患已不能及之以貞觀初年五月終于任寺春秋七十餘矣時屬炎夏而不腐臭經停百日跏坐如初莫不嗟尚乃就加漆布興敬巴蜀京邑諸僧受誦涅槃其例非少又有沙門洪遠僧恩並誦涅槃皂素迴向遠志尚敦愍情捐名利徵入會昌隆禮供給恩道心清肅成節動人弘福禪定兩以崇德而卑牧自處蒙俗罕知時弘福寺有沙門智畢者本族江表隋朝徵入深樂法華鎮恒抄寫所得外利卽用顧人前後出本二千餘部身恒自勵日寫五張年事乃秋斯業無怠今總寺任彌勤恒業年七十餘矣

釋寶瓊馬氏益州綿竹人小年出家清貞儉素讀誦大品兩日一遍爲常途業歷遊邑落無他方術但勸信向尊敬佛法晚移州治任福壽寺率勵坊郭邑義爲先每結一邑必三十人合誦大品人別一卷月營齋集各依次誦如此義邑乃盈千計四遠聞者皆蒙造欵瓊乘機授化望風靡服而卑弱自持先人後德

經行擁肉下道相避言問酬對怡聲謙敬斯實量也
不媚於時本邑連比什邡諸縣並是道民尤不奉佛
僧有投寄無容施者致使老幼之徒於沙門像不識
者衆瓊雖桑梓習俗難改徒有開悟莫之能受李氏
諸族正作道會邀瓊赴之來既後至不禮而坐僉謂
不禮天尊非法也瓊曰邪正道殊所事各異天尚不
禮何況老君衆議紘紘頗相陵侮瓊曰吾禮非所禮
恐貽辱也遂禮一拜道像并座動搖不安又禮一拜
連座返倒摧殘在地道民相視謂是風鼓競來周正
瓊曰斯吾所爲勿妄怨也初如未之信既安又禮依
前崩倒合衆驚懼舉堂禮瓊一時迴信從受歸戒傍
縣道黨相將歎訝咸復奉法時既創開釋化皆受菩
薩戒焉縣令高達者素有誠敬承風敷道更於州寺
召僧弘講闔境傾味自此而繁以貞觀八年終於所
任

釋善慧姓荀氏河內温人博通羣籍統括文義逮于
九章律曆七曜盈虛皆吞若曾中指掌符會乃深惟
世務終墜泥塗遂解褐抽簪創歸僧伍初在徐州之
彭城寺誦法華經聽采攝論時遭寇蕩兵食交侵而
慧抱飢自勵奉法無殆洗穢護淨彌隆恒日但以邊

邑寡學文字紕繆至於音詁衆議紛然雖復俗語時通而慧意存雅正周訪明悟還同昔疑乃以大業末齡負錫西入屢逢羣盜衣裳略盡但有弊布自遮猶執破瓶常充淨用既達關口素闕縵文遂卽正念直前從門而度于時中表列刃曾無遮止孟冬十月初達京師值沙門吉藏正講法華深副本圖卽依聽受形服鄙惡衆不納之乃掃雪藉地單裙襯坐都講纔唱傾耳詞句擬定經文藏旣闡揚勇心承習望通理義由情存兩得不暇忍寒歡笑熙熙如賈獲寶竟冬常爾衆方羨之問以詞旨片無遺忘乃以聞法同屬

禪定寺沙門法喜便脫衣迎之引至房中智觀無濫慧又師喜兩振芳規武德初年隨任藍田之津梁寺俗本驪戎互相梗戾率獎陶化十室而九然而性愛英賢樂相延致自西自東百有餘里名林勝地皆建禪坊所以逃逸之儔賴其安堵以貞觀九年正月終於驪山之陽涼泉精舍春秋四十有九初慧棄擲俗典莅此玄模言不重涉專心道業省言節食佩律懷仁迎頓客旅雅重經教其有未曾覲者要必親覽若值行要累日誦持以爲熏習之基也時太原沙門慧達者亦誦法華五千餘遍行坐威儀其聲不輟偏存

物命直視低目地有蟲豸必迴身而避不敢跨越有問答曰斯之與吾生歿不定將不先成正覺安可妄輕之耶以貞觀八年四月跏坐而終人謂入定停于五宿既以長逝又不臭腐乃合牀內于窟中
釋法誠姓樊氏雍州萬年人童小出家止藍田王效寺事沙門僧弘和弘和亦鄉族所推奉之比聖嘗有人欲害夜往其房見門內猛火騰燄斗帳遂卽退悔性飲清泉潔清故也人或弄之密以羊骨沉水和素不知飲便嘔吐其冥感潛識爲若此矣誠奉佩訓勗誦法華經以爲恒任又謁禪林寺相禪師詢于定行

而德茂時宗學優衆仰晚任雲華綱理僧鎮而隋文欽德請遵戒範乃陳表固辭薄言抗禮遂負笈長驅歷遊名岳追蹤勝友咸承志道因見超公隱居幽靜乃結心期栖遲藍谷處旣局狹纔止一牀旋轉經行恐顛深壑便剗迹開林板雲附景茅茨葺宇甕牖踈簷情事相依欣然符合今所謂悟真寺也法華三昧翹心奉行澡沐中表溫恭朝夕夢感普賢勸書大教誠曰大教大乘也諸佛智慧所謂般若於卽入淨行道重惠匠人書八部般若香臺寶軸莊嚴成就又於寺南橫嶺造華嚴堂陞山闡谷列棟開甍前對重巒

右臨斜谷吐納雲霧下瞰雷霆余曾遊焉實奇觀也
又竭其精志書寫受持弘文學士張靜者時號筆工
罕有加勝乃請至山舍令受齋戒潔淨自修口含香
汁身被新服然靜長途寫經不盈五十誠料其見纔
兩紙酬直五百靜利其貨竭力寫之終部已來誠恒
每日燒香供養在其案前點畫之間心緣目覩略無
遺漏故其尅心鑽注時感異鳥形色希世飛入堂中
徘徊鼓舞下至經案復上香爐攝靜任觀自然馴狎
久之翔逝明年經了將事興慶鳥又飛來如前馴擾
嗚唳哀亮貞觀初年造畫千佛鳥又飛來登止匠背

後營齋供慶諸經像日次中時怪其不至誠顧山岑
曰鳥旣不至誠吾無感也將不嫌諸穢行致有此徵
言已欻然飛來旋還鳴轉入香水中奮迅而浴中後
便逝前後如此者非復可述靜素善翰墨鄉曲所推
山路巖崖勒諸經偈皆其筆也手寫法華正當露地
因事化行未營收舉屬洪雨滂注溝澗波飛走往看
之而合案並乾餘便流潦嘗却偃橫松遂落懸溜未
至下澗不覺已登高岸無損一毛又青泥坊側有古
佛龕周氏瘞藏今猶未出誠夜夢其處大有尊形旣
覺往開恰獲龕像年月積久並悉剝壞就而修理道

撰述
俗稱善斯並冥衛之功自誠開發至貞觀十四年夏
末日忽感餘疾自知卽世願生兜率索水浴訖又索
絡轡傷自檢校不許榮厚恰至月末明相將現無故
語曰欲來但入未暇絃歌顧侍人曰吾聞諸行無常
生滅不住九品往生此言驗矣今有童子相迎久在
門外吾今去世爾等佛有正戒無得有虧後致悔也
言已口出光明照于楹內又聞異香苾芬而至但見
端坐儼思不覺其神已逝時年七十有八然誠之誦
習也一夏法華料五百徧餘日讀誦兼而行之猶獲
兩徧縱有人客要須與語者非經部度中不他言畧
計十年之勤萬有餘徧

釋空藏俗姓王氏先祖晉陽今在雍州之新豐焉母
初孕日自然不食酒肉五辛時以同塵身子故密加
異之旣誕育後靈鑒日陳情用高遠讀誦經論思存
拔濟至年十九同佛出家旣唯一已二親留礙乃於
父前以身四布七日不起恐其命絕方從所願卽辭
向藍田負兒山中私自剃落初齋麵六斗擬作月糧
日噉二升三年不盡屢感神鼎自然而至由是增其
禪誦晨宵無輟後依止判法師住龍池寺欽重經論
日誦萬言前後總計三百餘卷三論涅槃探窮巖穴

撰述
續高僧傳卷三十八
大業之始以藏名稱唯遠道俗所聞下敕徵延入任
禪定唐運旣興崇繕法宇有敕於金城坊建會昌寺
并請大德十八人度僧五十人永用任持以藏行德
夙彰又請任焉供事彌隆極光恒度而性樂山水志
存清曠每年仲春遊浪林阜行次玉泉遂有終焉之
思居止載紀衆聚如山說導不疲開悟逾廣後爲亢
旱經時山泉乃竭合寺僧衆咸以驚嗟藏乃至心祈
請其泉應時還復遠近道俗動色相歡兼又弘操獄
峙器局川渟不擾榮利不懷寵辱濟度羣有不畧寸
陰乃鈔摘衆經大乘要句以爲卷軸紙別五經三經

卷部三十五十總有十卷每講開務極增成學聞義
兩持偏無迷忘夏分常行方等懺法賢劫千佛日禮
一遍常坐不卧垂二十年翹勤專注難加係迹以貞
觀十六年五月十二日終於會昌春秋七十有四遺
身於龍池寺側收骨起塔觀其讀誦之富振古罕儔
視其骸骨兩耳通明頂有雙孔眼眶眦含竅各有三焉
弟子等追惟永往樹碑於會昌寺中金紫光祿大夫
衛尉卿于志寧爲文云

釋慧齡姓蕭氏今特進宋公瑀之兄子也父仕隋爲
梁公祖卽梁明帝矣性度恢簡志用沖粹姑卽隋煬

之后也自幼及長恒在宮闕慕樂超世無因自達年
既冠成帝乃尚以秦孝王女爲妻非其願也事不獲
已時行伉儷及妻終後方遂夙心以鄭氏東都預茲
判落及武德初歲方還京輦任莊嚴寺廣聽衆部而
以攝論爲心頗懷篇什尤能草隸隨筆所被用爲模
楷故經題寺額咸推仰之兄鈞任東宮中舍文才之
舉朝廷攸屬每歲春秋相攜巖岫觸興題篇連句同
韻時以爲難兄弟也又弟智證出家同住卽宋公之
兄太府卿之子也略榮位之好欣懷道業勤勤自課
無擇昏曉證與兄鈞相次而卒以家世信奉偏弘法

華同族尊卑咸所成誦故蕭氏法華皂素稱富特進
撰疏總集十有餘家採掇菁華糅以胷臆勒成命氏
常自敷弘時召京輦名僧指摘瑕累或集親屬僧尼
數將二十給惠以時四事無怠故封祿所及唯存通
濟太府情存好善讀誦爲先從生至終誦盈萬遍顧
人抄寫總有千部每日朝參必使僉者執經在前至
於公事微隙便就轉讀朝伍仰屬以爲絕倫自釋化
東傳流味彌遠承受讀誦世罕伊人蕭氏一門可爲
天下模楷矣

釋遺俗不知何人以唐運初閑遊止雍州醴泉縣南

美泉鄉湯陸家鎮常供養清儉寡欲唯誦法華爲業
晝夜相係乃數千遍以貞觀初因疾將終遺囑友人
慧廓曰比雖誦經意望靈驗以生蒙俗信向之善若
身死後不須露骸埋之十載可爲發出舌根必爛知
無受持若猶存在當告道俗爲起一塔以示感靈言
訖而終遂依埋葬至貞觀十一年廓與諸知故就墓
發之身肉都銷唯舌不朽一縣士女咸共仰戴誦持
之流又倍恒度乃函盛其舌於湯陸村北甘谷南崖
爲建輓塔識者尊嚴彌隆信敬誦讀更甚又京城西
南豐谷鄉福水南史村史呵擔者少懷善念常誦法
華行安樂行悲忍在意不乘畜產虛約爲心名霑令
史往還京省以習誦相仍恐路逢相識人事暄涼便
廢所誦故其所行必小徑左道低氣怕顏緣念相續
初不告倦及終之時感異香氣充於村曲親踈同怪
遂埋殯之爾後十年妻亡乃發屍出舌相鮮明餘並
朽盡乃別標顯葬又黃州濟華寺僧玄秀者性清慎
溫恭爲志常誦法華每感徵異未以爲怪時屬炎暑
同友逐涼遣召秀來欲有談咲既至房前但見羽衛
嚴肅人馬備大怖而返告同往共觀如初不異轉至
後門其徒彌盛上望空中填塞無際多乘象馬類雜

鬼神乃知其感通也置而却返明晨慙謝朋從遂絕秀專斯業隋末終寺

釋寶相姓馬雍州長安人十九出家清貞栖德住羅漢寺專聽攝論深惟妄識之難伏也無時不誼及入禪坊頭陀自靜六時禮悔四十餘年夜自篤課誦阿彌陀經七遍念佛名六萬遍晝讀藏經初無散捨後專讀涅槃一千八十遍兼誦金剛般若經終于卽世然身絕患惱休健翕習冷食麤衣隨得便服情無憚苦又志存正業翹注晨宵蚤虱流身不暇觀採遇患將極念誦無捨尅至大期累囑道俗以念佛爲先西方相待勿虛度世又囑當燒散吾屍不勞銘塔用塵庸俗言訖而逝年八十三六十二夏不畜長財無勞僧法又同寺僧法達者以誠素見稱供贖之直用寫華嚴八部般若燒香自讀一百餘遍而生常清潔不畜門人單已自怡食無餘粒斯亦輕清之高士也年登七十便齋所讀經贈同行者但捧勝天王一部以爲終老卽擲功名趣雲陽巖中擁緣送死經于四載遂卒彼山並是卽日近事且夫讀誦徵感其類繁焉別有紀傳故不曲盡畧引數條示光緒耳論曰尋夫讀誦之爲業也功務本文經歎說行要先

受誦何以然耶但由庸識未剖必假聞持崑竹不斷鳳音寧顯義當纔登解髮卽須通覽採酌經緯窮搜名理疑僞雜錄單複出生普閱目前銓品人世然後要約法句誦鎮心神廣說緣本用踈迷結遂能條貫本支釋疑滯以通化統略玄旨附事用以徵治是故經云受持讀誦書寫解說如法修行斯誠誠也世多情學愚計相封以尋理爲諸見用博文爲障道故調達善星之廣富未免泥犁盤特薄拘之寡約尚參中聖凡斯等議未成通論原夫道障之起起乎心行道在無滯滯則障道焉有多聞能爲道障夫聞本筌解封附不行此則滯指亡月正達出要是以愚夫當斯一計莫非學旣未功隨言便著於經律論生未曾沾或妄發心誓不執卷見學教者目爲文字故使慢水覆心膏肓誰遣至於決斷篇聚判析僞真由來未知事逾聾瞽旣恥來問反啓寧陳遂卽惟心臆斷汎浪無准傍爲啓齒何急如前又有薄讀數袞略誦短章謂爲止足更絕欣尚便引大集法行比丘十住不貴多讀竊以教門宏曠待對塵勞藥病相投豈徒繁積藏部所設止在奉持聞而莫依教毀非一今倒想如草之蔓慢我如山之立要資博讀見有廣治之能隨

境流觀務存祛滯之本但以闇識未萌集熏怠構稱情昏倒反福成罪故此方見錄卷止六千尚怖不希壅迷頓足何論天竺遺典龍藏現經敢慕窺求通觀聞海必能追功起觀無暇廣尋要拔苦輪方聞爲飾斯則莊嚴道論慧解前驅不待抑揚自然會理又有曲媚佛言詐詞學論便言論作小聖吐言隱密彫淳樸散道味已離故我讀持無心悟入斯言何哉妄有穿鑿原夫諸佛說法本唯至道赴接凡小方便乘權權道多謀任機而現或以聲光動之或以威容鼓之法譬亂舉緣事相關以悟達爲本言以忘筌爲意得但以去聖久遠時接澆浮專寶文詞罕會幽旨所以大小諸聖悲大道之將崩廣採了義製明論以通教故文云隨聲取義有五過失謗佛輕法誑人退信斯言極矣不量已之神府而輒揆於成教朋佛而侮賢聖憎愛於是由生嗟乎法侶又可詳哉且厦屋非散材所成大智豈庸情所構固當通其所滯悟其所迷不然則至聖於何起悲正士於何揚化事叙緣於本紀故不廣之

續高僧傳卷第三十八

音釋

嘹

連條切 嘹亮 清徹之聲

慤

克角切 謹也

丙

奴教切 擾也

苾

薄密切 香也

睚

曲王切 目涯也

伉儷

伉口浪切 儷配偶也

掇

都活切 採也

糅

女

切雜也

福建福寧州福安縣丹陽賀學易施貲刻

續高僧傳第三十八卷 計字七千五百十五

箇該銀三兩九錢零七厘

真州釋道一對上元丘義民書江寧羅仕貴刻

萬曆辛亥歲冬十月徑山寂照庵識

續高僧傳卷第三十九

唐釋道宣撰

興福篇第九

正傳十二人 附見五人

梁蜀部沙門釋明達傳一

周鄜州大像寺釋僧明傳二

僧護

隋天台山瀑布寺釋慧達傳三

唐綿州振響寺釋僧晃傳四

楊州長樂寺釋任力傳五

京師大莊嚴寺釋智興傳六

善囚

蒲州普救寺釋道積傳七

京師會昌寺釋德美傳八

靜默

曇獻

京師清禪寺釋慧胄傳九

法素

梓州牛頭山寺釋智通傳十

梓州通泉寺釋慧震傳十一

京師弘福寺釋慧雲傳十二

釋明達姓康氏其先康居人也童稚出家嚴持齋戒初受十戒便護五根年及具足行業彌峻脇不著席日無再飯外儀軌則內樹道因廣濟爲懷遊行在務以梁天監初來自西戎至于益部時巴峽蠻夷鼓行抄劫州郡徵兵克期誅討達愍其將苦志存拯拔獨行詣賊登其堡壘慰喻招引未狎其情俄而風雨晦冥雷霆震擊群賊驚駭惻爾求哀達乃教具千燈祈誠三寶營辦始就昏霾立霽山澤通氣天地開朗翕然望國並從王化襁負排藪獺獸前趨者其徒充澤遂使江路肅清往還無阻兵威不設而萬里坦然達之力也後因行役中路逢有人縛狔在地聲作人語曰願上聖救我達卽解衣贖而放之嘗於夜中索水洗脚弟子如言而泥竟不脫重以湯洗如前不去乃自以水灌之其脚便淨達曰此魚膏也更莫測其所從行至梓州牛頭山欲構浮圖及以精舍不訪材石

直覓匠工道俗莫不怪其言也于時三月水竭卽下
求木乃於水中得一長材正堪剝柱長短合度僉用
欣然仍引而豎焉至四月中涪水大溢木流翳江自
泊村岸都無溜者達率合阜素通皆接取從橫山積
創修堂宇架塔九層遠近併力一時繕造役不逾時
欻然成就而躬襲三衣並是麤布破便治補寒暑無
革有時在定據于繩床赫然火起衆往撲滅唯覺清
涼有沙門僧救者積患攣臂來從乞瘥達便授杖令
行不移晷景驟步而返斯陰德顯濟功不可識其例
甚矣又布薩時身先衆坐因有偷者穿牆負物旣出
在外迷悶方所還來投寺遂喻而遣之故達化行楚
蜀德服如風之偃仆也故使三蜀氓流或執爐請供
者或散華布衣者或捨俗歸懺者或翦落從法者日
積歲計又不可紀以天監十五年隋始興王還荊州
冬十二月終于江陵春秋五十有五達形長八尺容
式偉然敷弘律訓及以講誦乍諷俗書用悟昏識銓
序罪福無待重尋故詳略而傳矣

釋僧明俗姓姜鄜州內都人住旣山栖立性淳素言
令智樸質晦非任而能守禁自修不隨鄙俗雖不閑
明經誥然履操貞梗有聲時俗因遊邑落往還山谷

見一崎岸屢有異光怪而尋討上下循擾乃見澗底石跌一枚其狀高大遠望岸側卧石如像半現於外遂加工發掘乃全像也形同佛相純如鐵礦不加鑿琢宛然圓具舉高三丈餘時周武已崩天元嗣曆明情發增勇不懼嚴誅顧問古老無知來者其地久荒榛梗素非寺所明自惟曰當是育王遺像散在人間應現之來故在斯矣卽召四遠同時拖舉事力旣竭全無勝致明乃執爐誓曰若佛法重興蒼生有賴者希現威靈得遂情願適發言已像乃忽然輕舉從山直下徑趣趺孔不假扶持卓然峙立大衆驚嗟得未曾有因以奏聞帝用爲嘉瑞也乃改元爲大像焉自爾佛教漸弘明之力也又尋下敕以其所住爲大像寺今所謂顯際寺是也在坊州西南六十餘里時值陰闇便放神光明重出家卽依此寺盡報修奉大感物心以開皇中年卒于彼寺余以爲興福之來事有機會感見奇跡其相彌隆略引五三用開神理至如徐州吳寺太子思惟瑞像者昔東晉沙門法顯厲節西天歷觀聖迹往投一寺小大承迎顯時遇疾心希鄉飯主人上座親事經理乃敕沙彌爲取本鄉齋食倏忽往還脚有瘡血云往彭城吳蒼鷹家求食爲犬

所嚙顯怪其旋轉之頃而遊萬里之外方悟寺僧並非常也及隨舶還故往彭城訪吳蒼鷹具知由委其犬嚙餘血塗門之處猶在顯曰此羅漢聖僧血也當時見爲取食何期犬遂損耶鷹聞懺咎卽捨宅爲寺自至揚都廣求經像正濟大江船遂傾側忽有雙骨各長一丈隨波騰漾奄入船中卽得安流昇岸以事奏聞有司觀檢乃龍齒也鷹求像未獲沂江西上暫息林間遇見婆羅門僧持像而行云往徐州與吳蒼鷹供養鷹曰必如來言弟子是也便以像付之鷹將像還至京詔令模之令造十軀皆足下置字新舊莫

辨任鷹採取像又降夢示其本末恰至鷹取還得本像乃還徐州每有神瑞元魏孝文請入北臺高齊後主遣使者常彪之迎還鄴下齊滅周廢爲僧藏舉大隋開教還重興世今在相州鄴縣大慈寺也又京師崇義寺石影像者形高一尺徑六寸許八楞紫色內外映徹其源梁武太清中有天竺僧齋來謁帝會侯景作亂便置江州廬山西林寺大像頂上至隋開皇十年煬帝作鎮江海廣搜英異文藝書記並委讎括乃於雜傳得景像記卽遣中使王延壽往山推得王自虔奉在內供養在蕃歷任每有行往函盛導前初

無寧舍及登儲貳乃送於曲池日嚴寺不令外人瞻
觀武德七年廢入崇義像隨僧來京邑道俗備得觀
仰其中變現斯量難准或佛塔形像或賢聖天人或
山林帳蓋或三塗苦趣或前後見同或俄頃轉異斯
並目矚而敘之信業鏡而非謬矣貞觀六年下敕入
內外遂絕也又梁襄陽金像寺丈六無量壽瑞像者
東晉孝武寧康三年二月八日沙門釋道安之所造
也明年季冬嚴飾成就刺史郗恢創蒞此蕃像乃行
至萬山恢率道俗迎還本寺復以其夕出住寺門合
境同嗟具以聞奏梁普通三年敕於建興苑鑄金銅
花趺高六尺廣一丈上送承足立碑讚之劉孝儀爲
文又荊州長沙寺瑞像者晉太元年此像現于城北
光相奇特具如前傳形甚瓌異高於七尺昔經夜行
人謂非類以刀擊之及旦往視乃金像也刀所擊處
文現於外梁高奉法情欲親謁雖加事力終無以致
後遣侍中廣齋香供丹款既達夜忽放光似隨使往
旦加延接還復留礙重竭請祈方許從就去都十八
里帝躬出迎竟路放光相續不絕白黑欣慶在殿供
養三日已後從大通門送同泰寺未被火燒堂塔並
盡唯像居殿巋然獨存又高齊定州觀音瑞像及高

王經者昔元魏天平定州募士孫敬德於防所造觀音像及年滿還常加禮事後爲劫賊所引禁在京獄不勝拷掠遂妄承罪並處極刑明日將決心旣切至淚如雨下便自誓曰今被枉酷當是過去曾在彼來願償債畢了又願一切衆生所有禍橫弟子代受言已少時依稀如睡夢一沙門教誦觀世音救生經經有佛名令誦千遍得免死厄德旣覺已緣夢中經了無遺謬比至平明已滿百遍有司執繫向市且行且誦臨欲加刑誦滿千遍執刀下斫折爲三段三換其刀皮肉不損怪以奏聞丞相高歡表請免刑仍敕傳寫被之於世今所謂高王觀世音經是也德旣放還觀在防時所造像項有三刀迹悲感之深慟發鄉邑又昔彌天襄陽金像更歷晉宋迄于齊梁屢感靈相聞之前紀周武滅法建德二年甲午之歲太原公王秉爲荊州副鎮將上開府長孫哲志性凶頑不信佛法聞有此像先欲毀之邑甲士女被廢僧尼掩淚痛心無由救止哲見欽敬彌至瞋怒彌盛逼逐侍從速令摧殄令百餘人以繩繫項牽挽不動哲謂不用加力便杖監事人各一百牽之如故鏗然逾固進三百人牽猶不動哲怒彌盛又加五百牽引方倒聲震地

動人皆悚慄哲獨加勇卽遣鎔毀都無慙懼自又馳馬欲報刺史纔可百步塌然落地失瘖直視四肢不勝至夜而卒道俗唱快當毀像時於腋下倒垂衣內銘云晉太元十九年歲次甲午比丘道安於襄陽西郭造丈八金像此像更三周甲午百八十年當滅計勘年月興廢悉符同焉信知印手聖人崇建容範動發物心生滅之期世相難改業理之致復何虛矣又楊都長干寺育王瑞像者光趺身相祥瑞通感五代侯王所共尊敬具如前傳每有亢陽之歲請像入宮必乘御輦上加油帔僧衆從像以蓋自遮初雖炎赫洞天像出中途無不雨流湧注家國所幸有年期賴所以道俗恒加雨候至陳氏禎明年中像面轉西直月監堂屢迴正南及至晨起還西如故具以奏聞敕延太極殿設齋行道先有七寶冠在于像頂飾以珠玉可重百斤其上復加錦帽經夜至曉寶冠掛于像手錦帽猶加頂上帝聞之乃燒香禮曰若必國有不祥還脫冠也仍以冠在頂及至明晨脫掛如故上下同懼莫測其徵及隋滅陳降舉朝露首面縛京室方知其致文帝後知乃遣迎接大內供養以像立故帝恒侍奉不敢對坐乃下敕曰朕年老不堪久立侍佛

可令有司造坐佛其相還如育王本像送興善寺既
達此寺形相偉壯不會卽機遂置于北面及明見像
乃在南面中門衆咸異焉還送北面堅封門鑰明日
更看像還在南僉皆愧悔謝其輕侮卽見在寺圖寫
殷矣又梁高祖崇重釋侶欣尚靈儀造等身金銀像
二軀於重雲殿晨夕禮敬五十許年初無替廢及侯
景篡奪猶存供養太尉王僧辯誅景江南元帝儲宮
復沒辯乃通款於齊迎貞陽侯爲帝時江左未定利
害相雄辯女壻杜龕典衛宮闕爲性兇悍不見後世
欲毀二像爲金銀鋌先遣數十人上三休閣令鑿佛
項二像忽然一時迴顧所遣衆人失瘖如醉不能自
勝杜龕卽被打築遍身青腫唯見金剛力士怖畏之
像競來打擊略無休息呻號數日洪爛而死及梁運
在陳武帝崩背兄子陳蒨嗣膺大業將修葬具造輜
輶車國創新定未遑經始敕取重雲殿中佛像寶帳
珩珮珠玉瑩飾之具將用送終人力旣豐四面齊至
但見雲氣擁結圍遶佛殿自餘方左白日開朗百工
聞怪同奔看覩須臾大雨橫注雷電震吼煙張鷄吻
火烈雲中流光布燄高下相涉並見重雲殿影二像
峙然四部神王并及帳坐一時騰上煙火相扶欻然

遠逝觀者傾都咸生深信雨晴之後覆看故所惟見
柱礎存焉至後月餘有從東州來者是日同見殿影
東飛于海今有望海者時往見之近高齊日沙門僧
護守道直心不求慧業願造丈八石像咸怪其言後
於寺北谷中見一卧石可長丈八乃顧匠營造向經
一周面腹粗了而背著地以六具拗舉之如初不動
經夜及旦忽然自翻卽就營訖移置佛堂晉州陷日
像汗流地周兵入齊燒諸佛寺此像獨不變色又欲
倒之人牛六十餘頭挽不可動忽有異僧以瓦木土
擊壘而圍之須臾便了失僧所在像後降夢信心者

曰吾患指痛其人寤而視焉乃木傷其二指也遂卽
補之開皇十年有盜像旛蓋者夢丈八人入室責之
賊遂慙怖悔而謝焉其像現存並見旌異記及諸僧
錄然斯通感佛教備彰但是福門無非靈應竊以像
避延燒獸驚邪道影覆異術經焚不灰靈骨之放神
光密迹之興弘護其相大矣具在前文至如貞觀五
年梁州安養寺慧光師弟子母氏貧窶內無小衣來
入子房取故袈裟作之而著與諸鄰母同聚言笑忽
覺脚熱漸上至腰須臾雷震擲鄰母百步之外土泥
兩耳悶絕經日方得醒悟所用衣者遂被震死火燒

焦蹇題其背曰由用法衣不如法也其子收殮又再震出乃露骸林下方終銷散是知受持法服惠及三歸之龍信不虛矣近有山居僧在深巖宿以衣障前感異神來形極可畏伸臂內探欲取宿者畏觸袈裟礙不得入遂得免脫如是衆相不可具紀並如上下諸列中

釋慧達姓王家于襄陽幼年在道繕修成務或登山臨水或邑落遊行但據形勝之所皆厝心寺宇或補緝殘廢爲釋門之所宅也後居天台之瀑布寺修禪繫業又北遊武當山如前攝靜有陳之日癘疫大行

百姓斃者殆其過半達內興慈施於楊都大市建大藥藏須者便給拯濟彌隆金陵諸寺數過七百年月逾邁朽壞略盡達課勸修補三百餘所皆瑩飾華敞有移恒度仁壽年中於揚州白塔寺建七層木浮圖材石旣充付後營立乃泝江西上至鄱陽豫章諸郡觀檢功德願與衆生同此福緣故其所至封邑見有坊寺禪宇靈塔神儀無問金木土石竝卽率化成造其數非一晚爲沙門慧雲邀請遂止廬岳造西林寺重閣七間樂榼重疊光輝山勢初造之日誓用黃楠闔境推求了無一樹僉欲改用餘木達曰誠心在此

豈更餘求但至誠無感故訪追不遂必心期果決松散並變爲楠如求不獲閣成則無日矣衆懼其言四出追索乃於境內下巢山感得一谷竝是黃楠而在窮澗幽深無由可出達尋行崖壁忽見一處晃有光明窺見其中可通材道唯有五尺餘並天崖遂牽曳木石至於江首中途灘復渾筏竝壞乃至廬阜不失一根閣遂得成宏冠前構後忽偏斜向南三尺工匠設計取正無方有石門澗當于閣南忽有猛風北吹還正于今尚在晚往長沙鑄鐘造像所至方面若草從焉傾竭金貝者兢兢業業恐其不受達任性造真

言無華綺據經引喻篤勵物情然其形服弊麤殆不可覩外綜繁殷內堅理靜傍觀沉伏似不能言而指撝應附立有成遂斯卽處煩不撓固其人矣又爲西林閣成尊容猶缺復沿江投造修建充滿故舉閣圓備並達之功大業六年七月晦日舊疾忽增七日倚卧異香入室旋繞如雲閣中像設並汗流地衆見此瑞審達當終官人檢驗具以聞奏達神志如常累以餘業奄爾長逝年八十七矣

釋僧晃姓馮氏綿州涪城南昌人形長八尺顏貌都偉威容整肅動中規矩而鷹眼虎身鵝行象步聲氣

雄亮志略宏遠綱維法任有柱石焉故使岷巴領袖
咸所推仰昔年在志學文才博達時共聲譽嘗夢手
擎日月太虛中坐便晃然厭俗欣慕出家私卽立名
爲僧晃也父母未之許拘械兩足牢繫屋柱決意已
絕誓心無改不移旦夕鎖自然解乃歎曰夫志之所
及也山岳以之轉江河以之絕城臺以之崩瀛海以
之竭日月爲之潛光須彌爲之崩頽星辰爲之改度
嘉樹爲之藏摧况復金木之與桎梏奚足以語哉二
親顧其冥感任從道化依彖法師出家受業學通大
小夙夜匪懈會梁末周初佛法淆濫行多浮略迂誕
毘尼晃具戒未間而超然異表少能精苦性自矜持
卒非師友所成立也衆皆挹其神宇密相高尚及昇
壇之後偏攻十誦數年劬勞朗鑒精熟研微造盡彬
鬱可崇周保定後更業長安進學僧祇討其幽旨有
難必究是滯能通又於曇相禪師稟受心法觀道圓
淨由此彌開又於開禪師方等行道洞入時倫無與
相映自此罕得而傳者由多營福業勞事有爲是以
隱墜世不稱也旣而遐邇諷德聲聞天庭武帝下敕
延於明德殿言議開闡彌遂聖心乃授本州三藏大
隋啓祚面委僧正匡御本邑而剛決方正賞罰嚴肅

綿益欽風貴賤遐奉前後州主十有餘人皆授戒香
斷惡行善開皇十五年又於寺中置頭陀衆僧事蠲
免以引墮者仁壽已後重率寺衆共轉藏經周而復
始初不斷絕供給餽錫一出俗緣皆見指授故福報
所至如泉不窮僧業茂盛方類推舉以武德冬初終
於所住之振響寺春秋八十五矣初未終前佛堂蓮
花池自然枯竭池側慈竹無故凋死寺內薔薇非時
發花曄如夏月衆以榮枯兩瑞不無生滅之懷德異
常倫故感應之所期耳

釋住力姓褚氏河南陽翟人避地吳郡之錢塘縣因

而出家焉宿植勝因早修慧業甫及八歲出家學道
器宇凝峻虛懷接悟聲第之高有聞縉俗陳中宗宣
帝於京城之左造秦皇寺宏壯之極罄竭泉府廼敕
專監百工故得揆測指撝面勢嚴淨至德二年又敕
爲寺主值江表淪亡僧徒乖散乃負錫遊方訪求勝
地行至江都乃於長樂寺而止心焉隋開皇十三年
建塔五層金盤景輝峩然挺秀遠近式瞻至十七年
煬帝晉蕃又臨江海以力爲寺任繕造之功故也初
梁武得優填王像神瑞難紀在丹陽之龍光寺及陳
國云亡道場焚毀力乃奉接尊儀及王謚所得定光

像者並延長樂身心供養而殿宇褊狹未盡莊嚴遂
宣導四部王公黎庶共修高閣并夾二樓寺衆大小
三百餘僧咸同喜捨畢願締構力乃勵率同侶二百
餘僧共往豫章刊山伐木人力既壯規模所指妙盡
物情卽年成立制置華絕力異神工宏壯高顯挺冠
區宇大業四年又起四周僧房廊廡齋廚倉庫備足
故使衆侶常續斷緒無因再往京師深降恩禮還至
江都又蒙敕慰大業十年自竭身資以栴檀香木模
寫瑞像并二菩薩不久尋成同安閣內至十四年隋
室喪亂道俗流亡骸若萎朽充諸衢市誓以身命守
護殿閣寺居狐兔顧影爲儔啜菽飲水載離寒暑雖
耆年暮齒而心力逾壯泥塗阨落周巾火燒口誦不
輟手行治葺賊徒雷泣見者哀歎往往革心相佐修
補皇唐受命弘宣大法舊僧餘衆並造相投邑屋雖
焚此寺猶在武德六年江表賊帥輔公祐負阻繕兵
潛圖反叛凡百寺觀撤送江南力乃致書再請願在
閣前燒身以留寺宇祐僞號尊稱志在傾殄雖得其
書全不顧遇力謂弟子曰吾無量劫來積習貪愛不
能捐捨形命以報法恩今欲自於佛前取盡決不忍
見像濟江河可積乾薪自燒供養吾滅之後像必南

渡衣資什物並入尊像泣服施靈理宜改革便以香湯沐浴跏趺面西引火自焚卒於炭聚時年八十卽武德六年十月八日也命終火滅合掌凝然更足闍維一時都化初力在佛前焚時羣鵲哀鳴其聲甚切右遶七帀方始飛去及身沒後像果南還殿閣房廊得免煨燼法寶僧衆如疇昔焉門人慧安智贖者師資義重甥舅恩深爲樹高碑于寺之內東宮庶子虞世南爲文今像還歸於本閣云

釋智興俗緣宋氏洛州人也謙約成務厲行堅明誦諸經數十卷并行法要偈數千行心口相師不輟昏曉住禪定寺今所謂大莊嚴也初依首律師隨從講會思力清徹同侶高之徵難鱗錯詞鋒驚挺又能流靡巧便不傷倫次時以其行無諍也大業五年仲冬次掌維那時鐘所役奉佩勤至僧徒無擾寺僧三果者有兄從帝南幸江都中路亡沒初無凶告忽通夢其妻曰吾行從達於彭城不幸病歿生於地獄備經五苦辛酸叵言誰知吾者賴以今月初日蒙禪定寺僧智興鳴鐘發聲響震地獄同受苦者一時解脫今生樂處思報其恩可具絹十疋奉之并陳吾意從睡驚覺怪夢所由與人共說初無信者尋又重夢及諸

巫覡咸陳前說經十餘日凶問奄至恰與夢同果乃奉絹與之而興自陳無德並施大衆有問興曰何緣鳴鐘乃感斯應興曰余無他術見付法藏傳屬臆吒王劔輪停事及增一阿含鐘聲功德敬遵此轍苦力行之每冬登樓寒風切肉僧給皮袖用執鐘槌余自厲意露手捉之嚴寒裂肉掌內凝血不以爲辭又至諸時鳴鐘之始願諸賢聖同入道場然後三下將欲長打如先致敬願諸惡趣聞此鐘聲俱時離苦如斯願行志常奉修豈唯微誠遂能遠感衆服其言以貞觀六年三月遘疾少時自知終日捨緣身資召諸師友因食陳別尋卒莊嚴春秋四十有五葬於杜城窟中弟子善因宗師戒範講四分律誦法華經冥神福慧著聞京邑

釋道積河東安邑人也俗姓相里名梓材旣莅玄門更名道積其先蓋鄭大夫子產之苗裔矣昔子產生而執拳啓手觀之文成相里其後因而氏焉又宣恢廓有大志好學該富宗尚嚴君積早習丘墳神氣爽烈年至二十將欲出家未知所適乃遇律師洪湛見而異之卽爲剃落晦迹雙巖又依法朗禪師希求心學絕影三載不出山門然爲幽證自難聖教須涉開

皇十三年辭師擐鉢周行採義路經滄海冀就遠行
寺普興法師尋學涅槃慶所未聞乃經四載清通三
事爲門學所推至十八年入於京室依寶昌寺明及
法師諮習地論又依辯才智凝法師攝大乘論於十
義熏習六分轉依無塵唯識一期明悟仁壽三年又
往并州武德寺沙門法稜所聽採地持故得十法三
持畢源斯盡四年七月楊諒作亂遂與同侶素傑諸
師南旋蒲坂旣達鄉壤法化大行先講涅槃後敷攝
論并諸異部往往宣傳及知命將隣偏弘地持以爲
誠勗之極持是開心之要論也故成匠道俗並潤朱

藍結宗慈訓遠近通洽而深護煩惱重慎譏疑尼衆
歸依初不引顧每謂徒屬曰女爲戒垢聖典常言佛
度出家損減正法尚以聞名汙心況復面對無染且
道貴清顯不叅非濫俗重遠嫌君子攸奉余雖不逮
請遵其度由此受戒教授沒齒未登叅謁諮請不聽
入室斯則骨梗潔已清貞高蹈河東英俊莫與同風
先是沙門寶澄隋初於普救寺創營大像百尺萬工
纔登其一不卒此願而澄早逝鄉邑耆艾請積繼之
乃惟大像之未成也且引七貴而崇樹之修建十年
彫粧都了道俗慶賴欣喜相并初積受請之夕寢夢

崖傍見二師子於大像側連吐明珠相續不絕既覺
惟曰獸王自在則表法流無滯寶珠自涌又喻財施
不窮冥運潛開功成斯在卽命工匠圖夢所見於彌
勒大像前今猶存焉其寺蒲坂之陽嵩高華博東臨
州里南望河山像設三層巖廊四合上坊下院赫奕
相臨園磴田蔬周環俯就小而成大咸積之功撝空
樹有皆積之力而弊衣蔬食輕財重命普救殷贍追
靜歸閑爲而不恃卽處幽隱天懷抗志頓絕人世不
令而衆自嚴不出而物自往僕射裴玄真寵居上宰
欽其令聞頻贈香衣刺史杜楚容知人之重造展求
法其感動柔靡皆此類也往經隋季擁閉河東通守
堯君素鎮守荒城偏師肆暴時人莫敢竊視也欲議
諸沙門登城守固敢諫者斬玄素同憂無能忤者積
憤歎內發不顧形命謂諸屬曰時乃盛衰法無隆替
天之未喪斯文在斯且沙門塵外之賓迹類高世何
得執戈擐甲爲禦侮之卒乎遂引沙門道慈禪素歷
階厲色而諫曰貧道聞人不畏死不可以死怖之今
視死若生但懼不得其死死而有益是所甘心計城
之存亡公之略也世之否泰公之運也豈五三虛怯
而能濟乎昔者漢欽四皓天下隆平魏重千木舉國

大治今欲拘繫以從軍役反天常以會靈祇恐納不祥之兆耳敢布腹心願深圖之無宜空肆一朝自傾於後爲天下笑也公若索頭與頭仍爲本願必縱以殘生逼充步甲者則不知生爲何生死爲何死積陳此語俯爲寒心素初聞諫重積詞氣但張目直視曰異哉斯人也何乃心氣若斯之壯耶因捨而不問果詣積陳懺堯素以殺戮無度騁其毒心加又舉意輕陵雖當時權寢而禍作其兆卒爲城人薛宗所害自積立性剛果志決不迴遇逢瞋忿動爲魚肉旣出家後訶責本緣挫拉無情轉增和忍歲登耳順此行彌隆習與性成斯言不爽以貞觀十年九月十七日終於本寺春秋六十有九初積云疾的無所苦自知卽世告門人曰吾今七十有五卒今年矣其徒曰師六十九矣何遽辭邪告曰死生法爾吾不懼也且老僧將年七十刺史貌吾增爲六歲故其命在旦夕宜深剋勵視吾所行又曰經不云乎世實危脆無牢強者去終三日鐘不發聲逝後如舊衆咸哀歎

釋德美俗姓王清河臨清人也年在童稚天然樂善口中所演恒鋪讚唄擁塵聚戲必先影塔每見形像生知禮敬由是親故密而異之知非紹續之胤也任

從師學十六辭親投諸林野廣訪名賢用爲師傳年
至十九方蒙剃落謹敬謙恪專思行務雖經論備閱
而以律要在心故四分一部薄通宗系追求善友無
擇遐邇潔然自厲不羣非類開皇末歲觀化京師受
持戒檢禮懺爲業因往太白山誦佛名經一十二卷
每行懺時誦而加拜人以其總持念力功格涅槃太
白九隴先有僧邕禪師道行僧也因又奉之而爲師
導從受義業亟染暄涼後還京輦任慧雲寺值靜默
禪師又從請業默卽道善禪師之神足也善遵承信
行普功德主節約形心不衣皮帛默從受道聞見學
之望重京都偏歸俗衆美依承默十有餘年三業隨
從深相器待所以每歲禮懺將散道場去期七日苦
加勵勇萬五千佛日別一遍精誠所及多感徵祥自
爾至終千有餘遍故默之弘獎福門開悟士俗廣召
大衆盛列檀那利養所歸京輦爲最積而能散時又
彌重常於興善千僧行道期滿觀奉人別十練將及
散晨外赴加倍執事懼少依名付物默聞告曰何有
此理不成僧義如若約截凡聖難知但當供養不慮
虛竭庫先無貯物出散晨及設大會七衆俱集施物
山積新舊咸充時又欽之謂其志大而致遠故使靈

祇冥助也不然誰能覩斯不懼耶故自開皇之末終於大業十年年別大施其例咸爾默將減度以普福田業用委於美美頂行之故悲敬兩田年常一施或給衣服或濟餼糧及諸造福處多有匱竭皆來祈造通皆賑給又至夏末諸寺受益隨有盆處皆送物往故俗所謂普盆錢也往往禪定斯事無殆大業末歲夏召千僧七日行道忽感異人形服率然來告美曰時既炎熱何不打餅以用供養美曰麵易辦也人多餅壞何由可致使曰易可辦耳先漉二十斛麵作兩日調餅不壞也卽隨言給但云多辦瓮水槽多貯冷水明日將設半夜便起打麵搥案鼓動人物僧俗聚觀驚亂眼耳須臾打切麵已將半命人煮之隨熟內水自往攪之及明行餅皆訝堅韌抽拔難斷千人一飽咸共欣泰試尋匠者通問失所餘有槽瓮中餅日別供僧乃盡限期一無爛壞合衆悲慶感通斯應武德之始創立會昌又延而任美乃於西院造懺悔堂像設嚴華堂宇宏麗周廊四注複殿重敞誓共含生斷諸惡業鎮長禮懺潔淨方等凡欲進具必先依憑蕩滌身心方登壇位又於一時所汲浴井忽然自竭徒衆駐立無由洗懺美乃執爐臨井苦加祈告應時

泉涌還同恒日時共宗焉所畜舍利藏以寶函隨身
所往必齋供養每諸起塔祈請散之百粒千粒隨須
而給精苦所感隨散隨滿由是增信彌隆勤懇不絕
又年經秋夏常行徒跣恐蹈蟲蟻慈濟意也或行般
舟一夏不坐或學止過三年不言或效不輕通禮七
衆或同節食四分之一如斯雜行其相紛綸卽自畧
舒尤難備舉生常輟想專固西方口誦彌陀終于盡
命以貞觀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合掌稱佛卒于
寺院春秋六十三矣乃送於南山鴟鳴阜後又收骸
於梗梓谷起塔弟子等樹碑于會昌寺侍中于志寧
爲文又京邑沙門曇獻者亦以弘福之業功格前賢
身令成範衆所推揖所造福業隨處成焉故光明寶
閣冠絕寰中慈悲佛殿時所驚異人世密爾故不廣
焉

釋慧胃姓王蒲州蒲坂人少在道門樂崇福事受具
已後師表僧祇及至立年又專禪誦曉夕相繼偏重
法華後住京邑清禪寺草創基構並用相委四十餘
年初不告倦故使九級浮空重廊遠攝堂殿院宇衆
事圓成所以竹樹森繁園圃周遶水陸莊田倉廩碾
磴庫藏盈滿莫匪由焉京師殷有無過此寺終始監

護功實一人年至耳順便辭僧任衆以勤劬經久且令權替及於臨機斷決並用諮詢寺足淨人無可役者乃選取二十頭令學鼓舞每至節日設樂像前四遠同觀以爲欣慶故家人子女接踵傳風聲伎之最高於俗里遇患極困自然知卒香湯沐浴正理衣襟曰吾有小罪須加重病事由營造掘鑿故也至於終晨言氣不昧告弟子曰酬債了矣吾其去矣尋聲而卒春秋六十有九卽貞觀初年也乃露骸收葬爲起方墳就而銘之時京邑會昌有沙門法素者倜儻不倫操業奇卓雅爲衆怪本師智顛專行勸福昔在江表遊適所至皆設萬人大會夜告纔竟明卽成辦此例非一隋末東都嬰城自固飢骨相望有若塊焉嘗有金像二軀各長一丈素不忍見斯窮厄取一鎔破糴米作糜餒諸餓者須臾米盡又取欲壞時沙門辯相與諸僧等拒諍不與素曰諸大德未知至理也昔如來因地爲諸衆生尚不惜頭目髓腦或生作肉山或死作大魚以濟飢餒如何成果復更貪惜化形必不然矣素今身肉堪者亦所不惜大德須知今此一像若不惠給衆生城破之後亦必從毀則墜陷多人何如素今一身當也衆不許之及爲鄭降日像先分

撰述
經傳卷三
散如其言焉然其言行譎詭險而難遵其例不一後
入京室卒會昌寺

釋智通姓陳任梓州八歲出家爲正道法師弟子後
誦法華并講在牛頭山善持威儀奉戒貞苦降伏黃
老士女奏章必杖之五十遠近皆憚寺宇成就惟其
經始令衆畏懾無蓄私財者常有雙鵝依時聽講講
百餘遍兩度放光至貞觀二十三年十月十三日告
衆吾造山寺可用十萬貫恨未用備今便永別言訖
而卒春秋九十七矣小食時終合寺房堂皆動而作
白色經一食頃

釋慧震姓龐任梓州通泉寺身長八尺後聽嵩師三
論大領玄旨福力所被蜀部遙推嵩之還南得袈裟
三百領以贈路晉每年正月轉藏經千人袈裟奉施
無闕常弘三論聽衆百餘忽於高座似悶見人語曰
西山頭好造大佛旣覺下座領衆案行中堪造像兩
邊泉流卽命石工鑄鑿坐身高百三十尺貞觀八年
周備成就四面都集道俗三萬慶此尊儀其像口中
放大白光遠近同奉先有一馬日行五百里曾經入
陣餘馬竝歿唯此得還至十四年七月忽自嘶鳴不
食三日震聞毛豎有一異僧名爲十力語震曰馬與

主別主當先行來年正月十五日日正中時應入涅槃法師須散財物無留於後於身何益言已而隱莫知其由先造藏經請僧常轉開大施門四遠悲敬來者皆給至終年初又請衆僧讀經行道作三七日俗緣昆季內外皆集至於八日香氣鬱勃充滿寺中傾邑道俗共聞異香捨散山積至十五日氣猶不歇從旦至午寺內樹木土地皆生蓮華衆覩奇瑞知其卽世震曰嘉相已現不容待滿便行覲施早食訖手執香爐繞廬舍那三帀還於佛前胡跪正念大衆滿堂不覺已逝春秋六十有六停喪待滿香氣猶存兄弟三人各捨五十萬於墓所作僧德施及以悲田作石塔高五丈龕安繩牀扶屍置上經百餘日猶不委什道俗萬餘悲泣相繼云耳

釋慧雲姓王太原人也遠祖避地止于九江弱年樂道投匡山大林寺沙門智錯而出家焉錯亦標領當時有聲出世而雲慷慨時俗精厲歸從故得獨異恒倫不拘物累致有大節大務偏所留心時年二十有五有達禪師者江淮內外所在興造事力不遂咸來祈請雲爲寺廟毀壞故致邀延達不許之雲以來告不申便陳死請委身在地涕泗滂沱流迸塗漫滿五

尺許又以頭叩地青腫覆眼加諸誓願曰若不蒙赴雲亦投江達見其意盛欬然迴意雲卽前告道俗所在迎候披草望山行不由徑路值羣虎不暇駐目延達至山頂有經始泝流諸處檢校功德時屬嚴冬冰擁船路崩砂頽結屢阻舟人雲乃急繫衣裳破冰挽纜腰膂已下凌澌截肉流血凝住不覺疲苦自此船行三百餘里方登所在其懇誠難繼並例此也隋季末齡中表賊亂有林士弘者結衆豫章僞稱楚帝僞尚書令鄱陽胡秀才親領士衆臨據九江因咸發心欲寫廬山東林文殊瑞像盡所鎮境訪監護者道俗僉議以雲有出衆之奇雅當此選鑪錘旣辦便就鎔範光儀乃具唯頸及脇兩處有孔時衆未之悟也其年秀才僞敕所追有像色金百二十兩盛以竹筒雲以賊徒蜂起無方守護竝用付才又以念誦銅珠一環遺才爲信行至官亭軍士乞福才得便風舉帆前引於江中路遭浪船沒財物蕩盡唯人達岸才諸無所恨但恨失像色金煩冤江畔吁嗟不絕誓願不成深爲業也須臾金筒隨浪逆流并遺銅珠前後相繼汎汎隱隱向岸就才旣獲色金舉衆同叫歡欣無量計彼沒處至所出岸三十餘里重而能浮逆波相授

軍民通怪驚異靈感及才之遇害也刃開頸脇恰符像焉初才之欲擊賊以金用委叔父曉禪師及楚都既覆群寇交侵曉用弊布裹金擔以避難不免爲賊所奪既失像金取求無計尋有賊中來者盜金投曉俱不知是金擔也曉得本金委雲成就光相超挺今在山閣初鑄像時有李五戒者私發願曰若鎔金日誓然一臂雲爲模樣早成遂前期日李氏不知已鑄乃夢像曰汝先願然臂如何違信邪李氏夢寤因始知之卽於像前以刀解臂蠟布纏骨而燒焉又感徵應畧其事也雲以江水成紆頻逢草竊經論乃積而戒律未弘遠趣帝京躬叅學府值首律師當隅開化大適本志悲喜交并採掇行務有聞朝省下敕令住弘福而形貌長偉骨面多髯言語成章衆所知識偏能讀誦頗盛威容故齋福大集恒居坐首羣公卿士側席虚心一舉五卷須臾尋了未聞嗽噎莫不嘉尚然其程器卽目故畧序敘之

論曰夫任持之相其例乃多包舉精博要唯二種道法弘世則靜倒絕其生源相法所持則導昏開其耳目宗途既闡萬代奉其風規雖或中微終亦依之成則昔如來創化寺開須達之源塔現古今初唯積土

之漸沿斯已後福事彌隆無憂之碣林繁有信之園
星布自摩騰入洛其相先揚建寺以宅僧尼顯福門
之出俗圖繪以開依信知化主之神工故有列寺將
千繕塔數百前修標其華望後進重其高奇遂得金
刹于雲四遠瞻而懷敬寶臺架迴七衆望以知歸並
弘道之初津攝度之權術也至如引風治閣出慧達
之深誠傳聲停毒實智興之通感僧明志開遺寄僧
晃操動幽明達公因涪水而集材美上假冥聖而陳
供慧雲貞烈黃金以之不沉道積抗言白刃由斯不
拔若斯監護不蔑由來然則經理衆事論陳退沒並
由志節素少精非巧能致涉難違便虧誓願功致垂
成義當斯也昔如來在世躬治院門大集僧務非聖
不履迦葉之營五寺恒預蹋泥目連之任月直常供
掃地是以福事之來導引逾遠下凡祖習故是常科
而頃世墮窳每多欺負覩塗塔爲庸夫謂引材爲豎
伍出道無宜行施入俗有絕清心斯語不倫殊乖正
則故天報爲貴尚行乞於人間聖果爲高猶被餓於
僧部斯徒衆矣略舉可知是以福智二嚴空有兩諦
大經大論盛引綱猷即可師承難爲排斥且自世有
諸福其流多雜倚傍了經陳揚疑僞隋祖開皇之始

釋教勃興真偽混流恐乖遺寄乃敕沙門法經定其正本所以人中造作五百餘卷同並燔之餘不盡者隨方間出比諸經藏唯錄正本通數則有三千餘卷已外別生雜集並不寫之至於疑偽時復抄錄斯由未曾陶鍊故致此涉疑試爲論之至如藥師行事源出宋朝比用在疑頗存沿俗隋煬洛水彥琮所翻義節全同文鋪少略斯則梵本有據祈福之元宰也但以世惟相有非相何以曉心大聖逗機任物而敷此要如說行者必致禳除恐涉懷已自虧名實故彼文云口爲說空行在有中誠言得矣或有精專懇苦厚供彌隆而所祈無應者則往業堅明定須酬償故文云唯除宿殃餘則可脫然則業無永定皆可轉除任業增生無成聖義故經明懺止約內心有愧則亡無慙斯有三報輕重具顯涅槃六根淳薄亦陳實觀是知宿殃不請例是別時通諸理教義須隱括又有普賢別行金光總懺名歸清衆事乖通俗比有行事執著者多遍吉雖來皆舒法利故彼文云諸業障海從妄想生還須體妄乃傾前業今則緣念彼此我所兩存倒想愈增故難遭聖義應塵無以表達真識有以明通俗在凡下位行漸若斯順舊常熏理非筌悟梁

初方廣源在荆襄本以厲疾所投祈誠悔過哀茲往業悲慟酸涼能使像手摩頭所苦欻然平復因疾相重遂廣其塵乃依約諸經抄撮成部擊聲以和動發恒流談述罪緣足使汗垂淚寫統括福慶能令藏府俱傾百司以治一朝萬化唯通一道被時濟世諒可嘉之而恨經出非本事須品藻六根大懺其本唯梁武帝親行情矜黔識故文云萬方有罪在予一人當由根識未調故使情塵濫染年別廣行捨大寶而充僮僕心力所被感地震而天降祥是稱風靡鬱成恒則有陳真觀因而廣之但爲文涉菁華心行頗淡原夫懺悔之設務在專貞欲使肝膽露於衆前慙愧成於卽日固得罪終福始言行可依如文宣之製淨任言詞可屬引經教如對佛述厭欣如寫面卷雖三十覽者不覺其繁文乃重生讀人不嫌其廣世稱筆海固匪浮言又有妄讀懺文行於悔法罪事叢雜不解位以十條因構煩拏未知本於三惱浪誦盡紙昏憤通於自他爲師難哉墮負歸於彼此如斯遣累未曰清澄因約前論薄爲准的六道慈懺源亦同前事在歲終方行此禮道別開莫海陸之味畢陳隨趣請祝慈悲之意弘矣原夫六道至果趣別重輕人含十等

之差餘則舉例可悉阿含所述入處鬼道有親供祭
心生隨喜心喜身飽故曰充飢非由供福業令自受
以正法義理有所從無有自作他人受果斯則目連
飯母事也自外五趣報局所收隨報位隔無由通給
今則道別陳莫恐非臨響然又報得諸通事含生趣
不妨他心徹視待會而從祭酹自此已外其例難收
或度星安宅決明罪福占察投輪懷疑結線同歸淺
俗未入深經然罪積由來福興伊始俱唯妄想而善
卦難諧愚凡所履諒叅其用又有不揆分量登冒聖
賢端然思道尅成位地此並想心懷道不識道是妄
心知妄思心不起有起實歸唯識識心達俗知何不
爲用此投輪應分業相又有方等佛名般舟誦呪多
以夢王表淨准此用顯澆淳且夢唯冥妄想像尚取
依憑況在現輪舉擲其心可准若夫惑業所起梯構
有因惑必違理而生故懺務觀其理業生依事而起
故懺還須緣事悔必勤身營構慙愧爲其所宗理悔
必析破我人知妄是其大略並如別錄悔法度之是
知釋宗一化大較三門若樂罪時須弘福事因修福
故便起想著則應破遣教思理觀如斯易奪集業可
期若滯此三全垂教意惟夫大聖垂世未欲增生福

順情欣還資故習義須思擇斷結入道斯言極矣世
不達者以福爲道耽附情纏用爲高勝正是戒見二
結所收我倒常行何能遣縛是以通人審權實之有
從達界繫之無爽明惑性之重輕曉分量之優劣莫
不以罪障天人一向須捨福爲有基雖行不著由諸
八禪滯情六度不淨事觀及世順善皆爲有法大論
明言計並封心故非道業至如色有初定凡聖通行
非想極居無生不止終垂出要未靜輪迴但爲封迷
不厭故也況以亂善用充靜業有識聞之足爲殷鑒
流俗儒素尚捐固我之心但謂我能行之故非清蕩
所攝豈得心用浮動觸境增迷妄計爲道一何可笑
復聞福爲有本潛神不修身行處世何能無事事涉
罪福理必通知且如衣食四資無時不假佛制取納
惟依觀門輕侮對治斯誠罪也奉勸勤行斯誠福也
謂我能行便成違理我不能行又是違事違事則業
繫三途違理則福纏諸欲在凡使性何能靜心入上
正見方傾苦趣故知因修世相知何不爲唯勤觀用
漸當缺有不爾沉淪還歸無始伊我同舟可不勉哉
續高僧傳卷第三十九

音釋

堡 博浩切 障也 **靈** 謨皆切 晦也 **學** 問圓切 係也 **郪** 方無切 邑名 **礦** 古猛切 銅

鑿 慈奄切 石鑿也 **齒** 魚列切 噬也 **舶** 簿陌切 海中大舟 **矚** 視之六切

環 姑回切 偉也 **歸** 山貌 **篡** 初患切 逆而奪取之也 **鏡** 初咸切 鑿也 **蒨**

輶 輶鳥昆切 輶輶喪車 **瑩** 縈定切 飾也 **蹇** 達員切 屈也 **斃**

締 丁計切 結也 **擐** 古慣切 貫也 **餼** 音侯 乾糧也 **韌** 而振切 堅也 **窳** 窳者

也 切 嬾也 **酌** 力遂切 餼祭也 **餼** 音侯 乾糧也 **韌** 而振切 堅也 **窳** 窳者

福建福寧州福安縣尹丹陽賀學易施貲刻
續高僧傳第三十九卷 計字一萬二千八百
七十五箇該銀六兩六錢九分五厘
江陰釋照浮對上元丘義民書金陵李文舉刻
萬曆辛亥歲冬十月徑山寂照庵識

續高僧傳卷第四十

唐釋道宣撰

雜科聲德篇第十 正傳十二人 附見八人

陳揚都光宅寺釋慧明傳一

高齊鄴下沙門釋道紀傳二

隋京師定水寺釋法稱傳三 智雲

杭州靈隱山天竺寺釋真觀傳四

蔣州栖霞寺釋法韻傳五

東都慧日道場釋立身傳六 慧寧 廣壽

西京日嚴道場釋善權傳七 法綱

東都慧日道場釋智果傳八

智騫

玄應

京師日嚴道場釋慧常傳九

道英

神爽

唐京師玄法寺釋法琰傳十

京師定水寺釋智凱傳十一

京師法海寺釋寶巖傳十二

釋慧明不知何許人儀貌像胡故世以胡明為目然其利口奇辯鋒涌難加摘體風雲銘目時事吐言驚世聞皆諷之後乃聽採經論傍尋書史捃拾大旨不存文句陳文御世多營齋福民百風從其例遂廣眾以明騁銜辱吻機變不思諸有唱導莫不推指明亦

自顧才力有餘隨聞即舉牽引古今包括大致能使聽者欣欣恐其休也宣帝在位大建五年將事北征觀兵河上已遣大都督程文季等領軍淮浦與齊對陣雄氣相傾帝甚憂及乃於太極殿中命龜卜之試在腹文颯然長裂君臣失色為不祥也即請百僧齋時一會臨中倉卒未測所由及行香訖乃陳卜意明抗聲敘致又述緣曰卜征龜破可謂千里路通既其文季前鋒豈不一期利捷時以為浮飾也至四月中次大小峴與齊大戰俘虜援兵二十餘萬軍次樵合呂梁彭越前無橫陣故下敕云今歲出師薄伐邊服

所獲梁土則江淮二百許城東西五千餘里然龜腹
長文號千里也遠驗明言宛同符契故明承此勢爲
業復隆偏意宗猷達悟登白者其量弘矣莫測其終
釋道紀未詳氏族高齊之初盛弘講說然以成實見
知門學業成分部結衆紀用欣然以教習之功成遺
業也天保年中秋初立講紀引衆首出鄴城南彼舊
門人又引衆入正於闕側欵爾相值紀曰卿從何來
乃殊無禮也如何師範輒抗拒耶既不傾屈理宜下
道彼曰法鼓競鳴利建斯在聲榮之望師資焉有紀
何不荅自爲下道出于城外廻首告其屬曰吾講成
實積三十載開悟正道望有功夫解本擬行斯遺誠
也今解而不行還如根本不解矣徒失前功終無後
利往不可追來猶可及請並返京吾當別計乃退掩
房戶廣讀經論爲彼士俗而行開化故其撰集名爲
金藏論也一表七卷以類相從寺塔旛燈之由經像
歸戒之本具羅一化大啓福門論成之後與同行七
人出鄴郊東七里而頓周匝七里士女通集爲講斯
論七日一遍往必荷擔不恥微行經書塔像爲一頭
老母掃帚爲一頭齊佛境內有塔斯掃每語人曰經
不云乎掃僧地如閻浮不如佛地一掌者由智田勝

也親供母者以福與登地菩薩齊也故其孝必性淳深爲之縫補衣著食飲大小便利必身經理不許人兼有或助者紀曰吾母也非他之母形骸之累並吾身也有身必苦何得以苦勞人所以身爲苦先幸勿相助因斯以勵道俗從者衆矣又復勸人奉持八戒行法社齋不許屠殺所期既了又轉至前還依上事周歷行化數年之間遶鄴林郊奉其教者十室而九有同侶者故往候曰比行化俗何如道耶紀曰彼講可追今則無悔既往不咎知復何言後遭周氏吞併玄教同廢呼嗟俗壤每崇斯業及開法始更廣其門故彼論初二云邪見者是也所以世傳何隱論師造金藏論終唯紀也故改名云然其所出抄略正文深可依准後不測其終

釋法稱江南人誦諸經聲清響動衆陳氏所化舉朝奉之又善披導卽務標奇雖無希世之明而有隨機之要隋平南服與白雲經師同歸秦壤任興善寺每引內禁叙論正義開納帝心卽敕正殿常置經座日別差讀經聲聲不絕聽覽微隙卽問經旨遂終昇遐晚任定水與雲同卒俱八十餘仁壽年也時有智雲亦善經唄對前白者世號烏雲令望所高聲飛南北

每執經對御響震如雷時叅哀轉停駐飛走其德甚衆秘不泄之故無事緒可列又善席上談吐驚奇子史丘索都皆諳曉對時引挽如宿構焉隋煬在蕃彌崇敬愛召入慧日把臂朋從欣其詞令故也年登五十卒於京師王悲惜焉數日不出廣爲追福又教沙門法論爲之墓誌見於別集

釋真觀字聖達吳郡錢唐人俗姓范氏祖延蒸給事黃門侍郎父兌通直散騎常侍母桓氏溫良有德嘗悱憤無胤潔齋立誓誦藥師觀世音金剛般若願求智子紹嗣名家時獻統所圖迦毗羅王者在上定林寺巨有靈異躬往祈禱刻寫容影事像若真依藥師經七日行法至於三夕覺遊光照身自爾志性非恒言輒詣達豈非垂天託人寄范弘釋者也及其誕育奇相不倫左掌仙文右掌人字口流津液充潤榮府從幼至終未嘗患渴故體膚光偉雖老不衰舌文交加狀如羅綺故得含章蘊辯開神明晤又聲韻鐘鈴捷均風雨其見聞者莫不小有大槩五歲能蔬齋或登衣篋或執扇箒戲爲談講八歲通詩禮和庾尚書林檎之作十六儒道羣經柱下河上無所遺隱時又流涉碁琴暢懷文集日新月異師友驚忻嘗共友人

逍遙津渚有善相者迎而拜曰年少當爲大法師後
卽專誦淨名般若志存入道伺機承色二親弗許乃
迦毗降夢子欲開籠勿令在網此非黠慧父母咸開
心隨喜啓敕降言并賜衣鉢義興生法師行潔小震
躬爲翦落大德貞律師道藹雲陽請任和尚研思十
誦一遍能述又從華林圓法師受成實論十遍十覆
超振前標自謂解成可填以行也始誦法華日限一
卷因斯通夢汝有大根忽守小道深可惜也遂往興
皇聽摩訶衍質疑明難唐突玄門朗公精通綽然復
加脂粉吾出講八年無一問至此能使妙義開神真
吾師矣仍從北面數載研尋開善大忍法師匿影鍾
山遊心方等將欲試瞻先達問津高士因操桴扣寂
用程玄妙乃歎曰龍樹之道方興東矣辯勇二師當
塗上將頻事折關亟經重席時人語曰錢塘有真觀
當天下一半沙門洪偃才邁儒英鉤深釋傑面相謂
曰權高多智耳白有名我有四絕爾具八能謂義導
書詩辯貌聲綦是也由此王公貴游多所知識始與
王東臨禹井請以同行于時興皇講筵選能義集觀
臨途旣促咸推前次旣登高座開二諦宗旨並縱橫
一言永泮學士傅緯在席嗟曰三千稱首七十當初

是上人者當爲酬對金陵道俗見知若此旣達東夏
住香嚴寺講大涅槃四方義集復增榮觀與皇又三
追曰吾大乘經論略已弘通而燕趙齊秦引領翹足
專學雖多兼該者寡宜速反東蕃法門相寄于斯時
也征周失律朝議括僧無名者休道觀乃傷迷歎曰
夫刹利居士皆植福田富強黎庶斯小造罪貧弱欲
茂枝葉反尅根本斯甚惑矣人皆惜命偷生我則亡
身存法乃致書僕射徐陵文見別集陵封書令奏帝
慄然動容括僧由寢據斯以言非但梁柱佛法亦乃
明略佐時矣江夏王出鎮于越復請同行朗師吞咽
良久言曰能任三年講堂相委復屬英王尚法利益
深不可留也仍於禹穴屢動法輪特進杜稜請歸光
顯傳教學徒及永陽鄱陽二王司空司馬消難並相
次海運延仰浙東故得塗香慧炬以業以煥頂敬傾
心盡誠盡節天台智者名行絕倫先世因緣敦猷莫
逆年臘旣齊爲法兄弟共遊秦嶺陵雲舊房朝陽澄
景則高談慧照夕陰匿彩則深安禪寂及智者徵上
闕庭觀便孤園敷說大流法味載廣俗心永陽還京
仰奏清德舉朝僧正同請絲綸遂逢祚終斯事便寢
隋祖尚法惟深三敕勞問秦王莅蕃二延總府皆辭

以疾確乎不就齊王晚迎江浦躬伸頂禮傳以香火
送還舊邑之衆善寺開皇十四年時極亢旱刺史劉
景安請講海龍王經序王既訖驟雨湧注自斯厥後
有請便降吳越宗仰其若神焉縣西有靈隱山者舊
曰仙居峯吐蓮花洞藏龍穴信江東之秀嶽也觀旣
仁智內冥山水外狎共道安禪師頭陀石室檀越陳
仲寶率諸同侶開藏拓基構立精舍號南天竺遂卽
去邑還谷栖止終焉衆善講堂付門人玄鏡鏡承瓶
瀉相從不絕及文宣造塔形勝所歸不謀同集取決
於觀乃指崔嵬高石可安塔基雖發誠言孰爲可信

俛仰穿鑿洞穴自然狀似方函宛如奩底天工神匠
冥期若符自爾在山常講法華用爲心要受持讀誦
躬自書弘五種法師於斯乎在又持於經旨明練深
趣談吐新奇非尋紙墨智思擊揚迴飛文外又感盥
洗遺滲地不爲濡事理異人經之力也阜亭神姓陳
名重降祝請講法華一遍遺以錢物又降祝捨其廟
堂五間爲衆善佛殿據斯以言感靈通供誠希有也
大業七年四月八日司馬李子深更延出邑講大涅槃
槃初出天竺自標葬地至現病品夢見三人容服甚
盛把旛俱禮云淨居遣迎至六月六日以疾而卧又

夢與智者同舉夾侍尊像翼佛還山覺已歎曰昔六十二應終講法華力更延一紀今七十四復致斯應生期畢矣卽集內衆訓將來事曰欲生善道欲備神力欲出生死欲具佛法宜須持戒修定學慧弘通正法勿令空過無所得也爾日天台送書并致香蘇石蜜觀覽書曰宿世因緣最後信矣命兩如意一東向天台一留西法志諸雜服式吾眼自分一還僧羯磨二成第五僧施嘗有人夢飛殿來迎沙門寶慧又聞空中伎樂至七月七日中夜踟躕而坐盥漱整服曰有人請講菩薩戒也端坐怡然不覺已滅逝於衆善之舊寺從子至午心頂俱暖身體柔軟顏色不變右手內屈三指信宿流汗遍身至四日移入禪龕時屬流火焰氣尚嚴而儼若生存實資神力從此至二十五日四方輻湊六縣同集道俗公私一期咸萃皆就屍手傳香表別攀德號慕悲起纏雲追惟戒德泣垂零雨至於香華供獻日有千羣隨次大齋開龕瞻奉而色相光潔眉毫更長倍異生前咸加奇歎至二十六日乃永窆於靈隱山真容掩方墳寫狀留天竺是日四部亘一由旬香蓋成蔭幢旛蔽野存亡榮慶非可勝言初觀聲辯之雄最稱宏富江表文國莫敢爭

先自正法東流談導之功衛安爲其稱首自爾詞人莫不宗猷於觀是知五百一賢代興有日佛法榮顯實賴斯乎開皇十一年江南叛反王師臨弔乃拒官軍羽檄競馳兵聲逾盛時元帥楊素整陣南驅尋便瓦散俘虜誅翦三十餘萬以觀名聲昌盛光揚江表謂其造檄不問將誅旣被嚴繫無由伸雪金陵才士鮑亨謝瑀之徒並被擁略將欲斬決來過素前責曰道人當坐禪讀經何因妄忤軍甲乃作檄書罪當歿不觀曰道人所學誠如公言然觀不作檄書無辜受歿素大怒將檄以示是你作不觀讀曰斯文淺陋未能動人觀實不作若作過此乃指擿五三處曰如此語言何得上紙素旣解文信其言也觀曰吳越草竊出在庸人士學儒流多被擁逼卽數鮑謝之徒三十餘人並是處國賓王當世英彥願公再慮不有怨辜素曰道人不愁自歿乃更愁他觀曰生死常也旣死不可不知人以爲深慮耳素曰多時被繫頗解愁不索紙與之令作愁賦觀攬筆如流須臾紙盡命且將來更與一紙素隨執讀驚異其文口唱師來不覺起接卽命對坐乃盡其詞故賦略云若夫愁名不一愁理多方難得覩縷試舉宏綱或稱憂憤或號酸涼蓄

之者能令改貌懷之者必使迴腸爾其愁之爲狀也
言非物而是物謂無像而有像雖則小而爲大亦自
狹而成廣譬山岳之穹隆類滄溟之混濔或起或伏
時來時往不種而生無根而長或比煙霧乍同羅網
似玉葉之晝舒類金波之夜上爾乃過違道理殊乖
法度不遣喚而輒來未相留而愜任雖割截而不斷
乃驅逐而不去討之不見其蹤尋之靡知其處而能
奪人精爽罷人歡趣減人顏容損人心慮至如荆軻
易水蘇武河梁靈均去國阮叔辭鄉且如馬生未達
顏君不遇夫子之詠山梁仲文之撫庭樹並恠懣於
曾府俱讚揚於心路是以虞卿愁而著書東皙憑而
作賦又如蕩子從戎倡婦閨空悠悠塞北杳杳江東
山川旣阻夢想時通高樓進月傾帳來風愁眉歇黛
淚臉銷紅莫不感悲枕席結怨房櫳乃有行非典則
心懷疑惑未識唐虞之化寧知禹湯之德霧結銅柱
之南雲起燕山之北箭旣盡於晉陽水復乾於踈勒
文多不載素大嗟賞卽坐釋之所達文士免死而爲
僕隸觀以才學之富弘導不疲講釋開悟榮光俗塵
具於前敘其所講大乘四十二載又造藏經三千餘
卷金銅大像五軀構塔五層五僧德施造寺二所著

諸導文二十餘卷詩賦碑集三十餘卷近世竊用其
言衆矣

釋法韻姓陳氏蘇州人追慕朋從偏工席上騷索遠
度罕得其節誦諸碑誌及古導文百有餘卷并王僧
孺等諸賢所撰至於導達善能引用又通經聲七百
餘契每有宿齋經導兩務並委於韻年至三十弊於
誼梗邀延疏請日別重疊乃於正旦割繩永斷卽聽
華嚴不久便覆恨浪棄功妄銷唇舌承栖霞清衆江
表所推尋聲卽造從受禪道又聞泰岳靈巖因往追
蹤般舟苦行立志梗潔不希名聞擔石破薪供給爲

任晚還故鄉有浮江石像者如前傳述後被燒燼而
不委相量無由可建便於石像故基願禮八萬四千
塔樹功旣滿感遇野姥送一卷書及披讀之乃是昔
像之緣也旣有樣度依而造成大有徵應海中有陽
虎島者去岸三里韻往安禪唯服布艾行慈故也初
達逢怪大風鬼物旣見如常心毛不動九十日後恬
然大安自知命終事還返栖霞不久便卒春秋三十
五卽仁壽四年矣

釋立身江東金陵人志節雄果不緣浮綺威容肅然
見者憚懾有文章攻辯對時江左文士多興法會每

集名僧連宵法集導達之務偏所牽心及身之登座也創發聲欬砰磕如雷道俗歛襟毛豎自整至於談述業緣布列當果泠然若面人懷狀勇晚入慧日優贈日隆大業初年聲唱尤重帝以聲辯之功動衷情抱賜帛四百段氈四十領性本清儉無兼諸蓄率命門學通共均分從駕東都遂終于彼時年八十餘矣時西京興善官供尋常唱導之士人分羽翼其中高者則惠寧廣壽法達寶嚴哮吼之勢有餘機變之能未顯人世可覲故不廣也

釋善權揚都人住寶田寺聽採成論深有義能欬爾迴思樂體人物隨言聯貫若珠璧也衆以學功將立不願弘之而權發悟時機爲功不少適詣爲得遂從其務然海內包括言辯之最無出江南至於銓品時事機斷不思莫有高者晚以才術之舉煬帝所知召入京師住日嚴寺獻后旣崩下令行道英聲大德五十許人皆號智囊同集宮內六時樹業令必親臨權與立身分番禮導旣絕文墨唯存心計四十九夜總委二僧將三百度言無再述身則聲調陵人權則機神駭衆或三言爲句便盡一時七五爲章其例亦爾煬帝與學士柳顧言諸葛穎等語曰法師談寫乍可

相從導達鼓言奇能切對甚可訝也穎曰天授英辯世罕高者時有竊誦其言寫爲卷軸以問於權權曰唱導之法設務在知機誦言行事自貽打棒雜藏明誠何能輒傳宜速焚之勿漏人口故權之導文不存紙墨每讀碑誌多踈儷詞傷有觀者若夢遊海及登席列用牽引轉之人謂拔情實惟巧附也大業初年終日嚴寺時年五十三矣門人法綱傳師導法汪汪放曠譎詭多奇言雖不繁寫情都盡蕭僕射昆季時號學宗常營福祀登臨莫逮每有檀會必遣邀迎然其令響始飛颺焉早逝釋門掩扇道俗咸惋

釋智果會稽剡人率素輕清慈物在性常誦法華頗愛文筆經史固其本圖摛目得其清致時弘唱讀文學所欣俗以其書勢逼右軍用呈蕃晉王乃召令寫書果曰吾出家人也復爲他役都不可矣一負聲教之寄二違發足之誠王逼吾身心不可逼乃云眼闇不能運筆王大怒長囚江都令守寶臺經藏及入京儲貳出巡揚越乃上太子東巡頌其序略曰智果振衣出俗慕義遊梁感昔日之提獎喜今晨之嘉慶遂下令釋之賜錢一萬金鐘二枚召入慧日終于東都六十餘矣時慧日沙門智騫者江表人也偏洞字源

精閑通俗晚以所學追入道場自秘書正字讎校著作言義不通皆諮騫決卽爲定其今古出其人世變體詰訓明若面焉每日余字學頗周而不識字者多矣無人通決以爲恨耳造衆經音及蒼雅字苑宏敘周贍達者高之家藏一本以爲珍璧晚事導述變革前綱旣絕文縟頗程深器綴本兩卷陳叙謀猷學者秘之故斯文殆絕京師沙門玄應者亦以字學之富阜素所推通造經音甚有科據矣

釋法琰俗姓嚴江表金陵人本名法藏任願力寺聽莊嚴寺燭公成實人義知歸時共讚賞每聞經聲隕讚如舊所經充滿曾臆試密尋擬意言通詰卽以所解用諮先達成曰卿曾共習故有今緣不可怪也遂取瑞應依聲盡卷舉擲牽迸轉態驚馳無不訝之皆來返啓乃於講隙一時爲敘陳國齋會有執卷者若不陳聲齋福不濟故使人各所懷相從畢聽清音盈耳頌聲洋溢廣流世路晚被晉府召入日嚴終于武德復居玄法師雖年迫期頤而聲喉不敗京室雖富聲業甚貧諸有尋味莫有高於琰者然而性在知足不畜貲財福利所歸隨皆散盡以貞觀十年卒于此寺九十餘矣

釋慧常京兆人以梵唄之功住日嚴寺尤能却轉弄響飛揚長引滔滔清流不竭然其聲發喉中脣口不動與人並立推檢莫知自非素識方明其作時隋文興法煬帝倍隆四海輻湊同歸帝室至於梵導讚敘各重家風聞常一梵颯然傾耳皆摧心喪膽如飢渴焉僉曰若此聲梵有心聞之何得不善也衆雖效學風骨時叅至於用與牽挽皆不及矣晚入東都梟感作亂齋梵總任咸共委常及平殄後復還關壤時有僭帝曰逆賊建福言涉國家並可收之因卽募覓常被固送行次莎柵逃賊畱曰往必被戮可於此止常曰債負久作終須償了送至東都果如言焉年四十四餘矣時京師興善有道英神爽者亦以聲梵馳名道英喉頰偉壯詞氣雄遠大衆一聚其數萬餘聲調稜稜高超衆外興善大殿鋪基十畝櫺扇高大非卒搖鼓及英引衆遶旋行次窻門聲聒衝擊皆爲動震神爽唱梵彌工長引遊轉聯縣周流內外臨機奢促愜洽衆心貞觀年中豫州治下照機寺曇寶禪師者斷穀練形戒行無點年六十許常講觀音導引士俗而聲調超挺特異仁倫寺有塔基至於靜夜於上讚禮聲響飛衝周三十里四遠所聞無不驚仰

釋智凱姓安江表揚都人家世大富奴僕甚多年在童州雅重嘲謔引諸羣小乃百數人同戲街衢以爲自得陳氏臺省門無衛禁凱乃率其戲侶在太極殿前號令而過朝宰江總等顧其約束銓敘駐步訝之相視笑曰此小兒王也及至學年總擲前緒承沙門吉藏振宗禹穴往者談之光聞遠邇便辭親詣焉從受三論偏工領豐所以初章中假複詞遣滯學人苦其煩拏而凱統之泠然頓釋各有投詣及藏入京因倍同任義業通廢專習子史今古集傳有開意抱輒條踈之隨有福會因而標擬至於唱導將半更有緣來卽爲敘引冥符衆望隋末唐初嘉猷漸著每有殿會無不仰推廣誦多能罕有其類嘗於殿內佛道雙嚴兩門導師同時各唱道士張鼎雄辯難加自恨聲小爲凱陵架欲待言了方肆其術語次帝德鼎延其語凱斜目之知其度也乃含笑廣引古今皇王治亂濟弱得喪銓序言無浮重文極鋪要鼎構旣窮凱還收緒一代宰伯同賞標奇臨機之妙銛鋒若此而情均貧富赴供不差存念寒微多行針療後以蠅點所拘伸雪無路徙於原部乃冠服古賢講開莊老時江夏王道宗昔在京輦第多福會至於唱敘無非凱通

後督靈州携隨任所留連歲稔欣慕朋從及巡撫燕
山問罪泥海皆與連騎情同比影在蕃齋祀頃有導
達乃隔幔令凱作之至于終詞無不泣淚王亦改容
遂卒於彼

釋寶巖住京室法海寺氣調閑放言笑聚人情存導
俗時共目之說法師也與講經論名同事異論師所
設務存章句消判生起採結詞義巖之制用隨狀立
儀所有控引多取雜藏百譬異相聯壁觀公導文王
孺懺法梁高沈約徐庾晉宋等數十家包納喉衿觸
興抽拔每使京邑諸集塔寺肇興費用所資莫匪泉

貝雖玉石通集藏府難開及巖之登座也案几顧望
未及吐言擲物雲崩須臾坐沒方乃命人徙物談敘
福門先張善道可欣中述幽途可厭後以無常逼奪
終歸長逝提耳抵掌達晤時心莫不解髮撒衣書名
記數尅濟成造咸其功焉時有人云夫說法者當如
法說不聞陰界之空但言本生本事巖曰生事所明
爲存陰入無主但濁世情鈍說陰界者皆昏睡也故
隨物附相用開神府可不佳乎以貞觀初年卒于住
寺春秋七十餘矣

論曰自古諸傳多略後科晉氏南遷方開名實然則

利物之廣在務爲高忍界所尊唯聲通解且自聲之爲傳其流雜焉卽世常行罕歸探索今爲未悟試揚摧而論之爰始經師爲德本實以聲糅文將使聽者神開因聲以從迴向頃世皆捐其旨鄭衛珍流以哀婉爲入神用騰擲爲清舉致使淫音婉變嬌弄頗繁世重同迷尠宗爲得故聲唄相涉雅正全乖縱有刪治而爲時廢物希貪附利涉便行未曉聞者悟迷且貴一時傾耳斯並歸宗女衆僧頗嫌之而越墜堅貞殊虧雅素得唯隨俗失在戲論且復彫訛將絕宗匠者希昔演三千今無一契將非沿世遷貿因得行藏

有儀乎道達之任當今務先意在寫情踈通玄理本實開物事屬知機不必誦傳由乖筌悟故佛世高例則身子爲其言初審非斯人則雜藏陳其殃咎統其朗拔終歸慧門法師說法之功律師知律之用今且隨相分位約務終篇俗有無施不可又陳無備一人道則不輕末學亦開降外須博是以前傳所敘殷勤四能卽用以觀誠如弘例何以明耶若夫聲學旣豐則溫詞雅贍才辯橫逸則慧發鄰幾必履此蹤則軌躅成於明道如乖此位則濫罔翳於玄津但爲世接五昏人纏九惱俗利日隆而道弘頗躋所以坐列朝

宰或面對文人學構疎蕪時陳鄙俚褒獎帝德反類
阿衡讚美寒微翻同旒冕如陳滿月則曰聖子歸門
迷略璋弧豈聞牀几若敘閨室則誦窈窕縱容能令
子女奔逃尊卑動色僧倫爲其掩耳士俗莫不寒心
非唯謂福徒難施亦使信情萎萃又有逞衒脣吻播
鼓無慙艷飾園庭潤光大馬斯並學非師授詞假他
傳勇果前聞無思箴艾遂卽重輕同迹真誤混流顏
厚旣增彌深癡券寧謂導達豈竝然耶至如善權之
對晤儲兩千紙不弊其繁萃真觀之拔難程神百句
彌開其邪信故得存亾定其尊考佳嚴審其郊邑詞
調流便奕奕難窮引挽倫綜愜當情事能令倨傲折
體儒素解頤使識信牢強頌聲載路今且略明機舉
則得人開悟如此有背斯言則來誚掩化如彼輒試
論矣臨機難哉唄匿之作沿世相驅轉革舊章多弘
新勢討覈原始共委漁山或指東阿昔遺乍陳竟陵
冥授未詳古述且敘由來豈非聲垂久布之象唯信
口傳在人爲高卑固難准大約其體例其衆焉至如
梵之爲用則集衆行香取其靜攝專仰也考其名實
梵者淨也實惟天音色界諸天來觀佛者皆陳讚頌
經有其事祖而習之故存本因詔聲爲梵然彼天音

未必同此故東川諸梵聲唱尤多其中高者則新聲
助哀般遮屈勢之類也地分鄭魏聲亦參差然其大
途不爽常習江表關中巨細天隔豈非吳越志揚俗
好浮綺致使音頌所尚唯以纖婉爲工秦壤雍冀音
詞雄遠至於詠歌所被皆用深高爲勝然則處事難
常未可相奪若都集道俗或傾國大齋行香長梵則
秦聲爲得五衆常禮七貴宵興開發經講則吳音抑
在其次豈不以清夜良辰昏漠相阻故以清聲雅調
駭發沉情京輔常傳則有大小兩梵金陵昔弄亦傳
長短兩引事屬當機不無其美劔南隴右其風體秦

雖或盈虧不足論評故知神州一境聲類旣各不同
印度之與諸蕃詠頌居然自別義非以此唐梵用擬
天聲敢惟妄測斷可知矣唄匿之作頗涉前科至於
寄事置布仍別梵設發引爲功唄匿終於散席尋唄
匿也亦本天音唐翻爲靜深得其理謂衆將散恐涉
亂緣故以唄約令無逸也然靜唄爲義豈局送終善
始者多慎終誠寡故隨因起誠而不無通議頌讚之
設其流實繁江淮之境偏饒此翫彫飾文綺糅以聲
華隨卷稱揚任契便構然其聲多艷逸翳覆文詞聽
者但聞飛弄竟迷是何筌目關河晉魏兼而重之但

以言出非文雅稱呈拙且其聲約詞豐易聽而開深信唯彼南服文聲若林向若節之中理必諧諸幽遠隨墮難泝返亦希焉至如生嚴之詠佛緣五言結韻則百歲宗爲師轄遠運之讚淨土四字成章則七部欽爲風素斯並無聲以廁其本故得列代傳之或者問曰向叙諸讚敗績由聲余聞非聲無以達心非聲不颺玄理故歌詠頌法以爲音樂斯言何哉必有此陳未聞前喻義須鎔裁節約得使文質相勝詞過其實世諺所非聲覆法本佛有弘約何得掩清音而希激楚忽雅衆而冒昏夫斯誠恥也京輦會坐有聲

聞法事者多以俗人爲之通問所從無由委者昌然行事謂有常宗並盛德之昔流未可排斥至于聖哲尋訓通別兩序以命章述經叙聖人之法諸頌以標首雖復序頌文別而開發義同古聖垂範於教端今賢祖承於事表世遠莫測其面斯推想得其蹤信有依焉固非誕妄且大集叢鬧昏雜波騰卒欲正理何由可靜未若高颺洪音歸依三寶忽聞駭耳莫不傾心斯亦發萌草創開信之奇略也世有法事號曰落花通引皂素開大施門打刹唱舉拘撤泉貝別請設座廣說施緣或建立塔寺或繕造僧務隨物讚祝其

紛若花土女觀聽擲錢如雨至如解髮百數別異詞
陳願若星羅結句皆合韻聲無暫停語無重述斯實
利口之銛奇一期之赴捷也餘則界得僧得其徒復
弘尋常達觀科要易悉故不廣也若夫適化無方陶
甄不一知微詎幾達信誰焉然則堅信終乎我亡知
微極乎想滅自斯階降漸次不倫達化以識變爲明
通法以濫委爲闇故身子謬說無昇悟入衆首妄悔
畢爲譏訶自餘下凡諒難圖矣且道開物悟信乎說
導之功旣非會正何能審觀止可登機之務以意商
量接俗之能存乎此舉猶應執文信度懲革者希擬
人以倫固當非咎悠哉遐想通斯意焉終南太乙山
沙門京兆釋道宣敢告法屬曰

竊以法流所被非人不弘頃世澆漓多乖名實後學
奔競未志尋籌致混篇章凋殘者衆自梁已後僧史
荒蕪追討英猷罕有微緒豈非綴緝寡鮮聞見遂沉
高行明德湮埋難紀輒不崖揆且掇在言至於傳述
固虧嘉績猶賢絕墜無聞於世所以江表陳統瓊冕
琰燭之儔河北高都融琛散魏之侶英聲昌於天漢
盛行動於人心並可楷模俱從物故嘗以暇日遍訪
京賢名尚不聞何論景行撫心之痛自積由來相成

之規意言道合仰託周訪務盡搜揚勿謂繁多致乖
弘略世之三史卷餘四百尚有師尋豈喻釋門三五
表也故當微有操行可用師模卽須綴筆更廣其類
豈不光聞僧海舟徑聖蹤則釋門道勝顧思齊之有
日俗流上達增景仰於生常邪輒舒傳末冀期神人
知有據耳

續高僧傳卷第四十 終

音釋

楮

舉蘊切拾也

袞

直質切書衣也

唄

薄邁切梵音

黠

胡八切慧也

繫

質入切係

也

覲 郎何切

恇

恇徒各丑加二切恇丑芥切

砵

砵音莫切

砵



